

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69, No. 1357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 CBETA 掃瞄辨識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目次

卷上(始)

示華藏明首座

寄張宣撫相公(二章)

示圓首座

示裕書記

示隆知藏

法王沖長老

示法濟禪師

示杲書記

示報寧靜長老

示開聖隆長老

示普賢文長老

示鼎州德山靜長老

示潭州智度覺長老

示蜀中鷲峰長老

示顯上人

示諫長老

示元禪客

示杲禪人

示蘊初監寺

示一書記

跋一書記法語

示宗覺禪人

示光禪人

示民禪人

示才禪人

示璨上人

卷上(終)
示璨上人
示寧副寺
示詳禪人
示慧禪人
示若虛庵主修道者
示良蘆頭禪人
示許奉議
示諧知浴
示印禪人
示信侍者
示祖印沙彌
示民知庫
送自聞居士出京
示湧道者
示實上人
示樞禪人
示實禪老
示瑛上人
示泉上人
祖思禪人
示傑上人
示成修造
示逾上人
示淨禪人
示堅道者
示尚禪人
示瑛上人
示昇禪人
示民上人
示心道者
示照道人
示倫上人
示正上人

示性然居士
示慧空知客
示張直殿
示胡尚書悟性勸善文
示張宣機學士
示同龕居士傅申之
示黃聲叔
示曾待制
示呂學士
寄蜀守蘇仲虎
卷下(始)
示黃太尉鈐轄
送雷公達教授
巨濟了然朝奉
示張仲友宣教
示德文居士
示興祖居士
示超然居士
示魏學士
示嘉仲賢良
示方清老
示李宜父
示韓通判
示張國太
示張子固
示元賓
示曾少尹
示蔣待制
示寧禪人
示勝上人
示琛上人
示英上人
示照禪人
示鑑上人

示祖上人
示宴禪人
示從大師
示祖禪人
示諸上人
示揚州僧正淨慧大師
示覺禪人
示自禪人
示有禪人
卷下(終)
示月禪人
示本禪人
示達禪人
示印禪人
示妙覺大師
示仁書記
答怡然道人
答黃通判
示禪人
示詔副寺
示燈上人
示禪人
示魯叟
示禪者
示禪人
示遠猷奉議
示嚴殊二道人
示道明
示侍者法榮
示道人
示仲宣維那
示中竦知藏
示錢次道學士
示處謙首座

示悟侍者
示馮希蒙
示華巖居士
示無住道人
示元長禪人
示丹霞佛智裕禪師
與耿龍學書批
示楊無咎居士
示成都雷公悅居士(二章)
示張持滿朝奉
示吳教授
示禪人
示韓朝議
示曾待制
示宗覺大師

No. 1357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嗣法 子文 編

示華藏明首座 (住江寧府天寧)

祖師直示。豈有如許蹊徑。只貴向上人。聊聞舉著剔起便行。明眼覷來早是鈍置。古者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吾不與也。箇箇須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轉轉地。踈通俊快。始稱提持。豈不見良遂見麻谷。第一番見。谷便入方丈閉却門。渠疑著。及至第二次。谷驟步去菜園裏。渠便瞥地。乃謂谷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泊被十二本經論賺過一生。看渠恁地不妨省力。既歸謂徒曰。諸人知處良遂揔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信知渠知處有不通風。諸人卒未薦得。可謂真師子兒。要作他家種草。直須更出他一頭地始得。

達磨游梁入魏。落草尋人。向少林冷坐九年。深雪之中覓得一箇。及至最後問得箇什麼。却只禮三拜依位而立。遂有得髓之言。至令守株待兔之流。競以無言禮拜依位為得髓深致。殊不知劒去久矣爾方刻舟。豈曾夢見祖師。若是本色真正道流。要須超情離見別有生涯。終不向死水裏作活計。方承紹得他家基業。到箇裏直須知有從上來事。所謂善學柳下惠。終不師其迹。是故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誠哉。

破有法王出現世間。隨眾生欲種種說法。將知所說皆為方便。只為破執破疑破解路我見。並無許多惡覺惡見。佛亦不必出現。而況說種種法耶。

古人得旨之後。向深山茆茨石室折脚鑊子煮飯喫。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今時不敢望如此。但只韜名晦迹守本分作箇骨律錐老衲。以自所契所證。隨己力量受用。消遣舊業融通宿習。或有餘力推以及人。結般若緣鍊磨自己。脚跟純熟譬如閑荒草裏撥剔一箇半箇同知有。共脫生死轉益未來。以報佛祖深恩。抑不得已霜露果熟推將出世。應緣順適開拓人天。終不操心於有求。何況依倚貴勢作流俗阿師舉止。欺凡罔聖苟利圖名作無間業。縱無機緣只恁度世亦無業果。真出塵羅漢也。

僧問天皇如何是戒定慧。皇云我這裏無恁閑家具。又問德山如何是佛。山云佛是西天老比丘。又問石頭如何是道。答云木頭。如何是禪。云碌搏。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答云餠餅。又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栢樹子。又問清平如何是有漏。答云箴籬。又問無漏。答云木杓。問三角如何是三寶。答云禾粟豆。是皆前世本分宗師脚蹋實地本分垂慈之語。若隨他語即成辜負。若不隨他語又且如何領略。除非具金剛正眼即知落處耳。

此門瞥脫契證。却是素來未曾經人。壞持拍盲百不知。一旦以利根種性孟八郎。便透直下承當。要用便用要行即行。無如許般心行純熟。頓放著所在便得休歇。安樂終日飽齣齣地。不妨真正。最難整理是半前落後。認得瞻視光影聽聞不隨聲守寂湛之性。便為至寶懷在胷中。終日昭昭靈靈雜知雜解。自擔負我亦有見處。曾得宗師印證。惟只增長我見。便雌黃古今印證佛祖。輕毀一切。問著即作伎倆黏作一堆。殊不知未上便錯認定槃星子也。及至與渠作方便解黏去縛。便謂移換人換轉人。作恁麼心行。似此有甚救處。除是驀地自解知非。却將來須放得下。為善知識遇著。此等須是大手脚與烹鍊。救得一箇半箇得徹。不妨翻邪成正。却是箇沒量大人。何故。只為病多諳藥性。

得底人。心機泯絕。照體已忘。渾無領覽。只守閑閑地。而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底行。漏盡意解。所作平常。似三家村裏無以異。直下放懷。養到恁麼處。亦未肯住在。纔有纖毫便覺如泰山似礙塞人。便即擺撥。雖淳是理地。亦無可取。若取著。即是見刺。所以道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豈肯自銜我是得底人。原他深不欲人知。喚作絕學無為。與古為儔。真道人也。

德山一日齋晚。老子持鉢自方丈下來。雪峯云。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山低頭遂回。巖頭聞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德山謂汝不肯老僧那。巖頭遂密啟其意。山次日陞座。與尋常迥殊。巖頭拊掌謂大眾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此箇公案。叢林解會極多。然少有的確透得者。有以謂真有此句。有以謂父子唱和實無此句。有以謂此句須密傳授。不免只是話會增長機路。去本分甚遠。所以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

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若要與祖佛為師。須明取活句。韶陽出一句如利刀剪却。臨際亦云。吹毛用了急還磨。此豈陰界中事。亦非世智辯聰所及。直是深徹淵源打落從前依他作解明昧逆順。以金剛正印印定。麾金剛王寶劍。用本分手段。所以道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既殺得人。須活得人。既活得人。須殺得人。若只孤單則偏墮也。垂手之際却看方便。勿使傷鋒犯手。著著有出身之路。八面玲瓏。照破他方。與下刃亦須緊密始得。稍寬緩即落七落八也。只自己等閑尚不留毫髮許。設有亦斬作三段。何況此宗門從上牙爪。遇其中人纔拈出。若投機則共用。不投機則割却。以是為要。無不了底事。切在力行之。

華藏明首座自錦官夾山鍾阜從余游十餘年。其情理勝解悉已拈去。入此門來照用機智解路靡不打擗。惟向上一著室中百煅千煉比出。佐民老以謂違去。朝夕欲得筆語。因條列數章以付之。

寄張宣撫相公

曠昔受知於此道極深且久。豈假言句可通。然格外超宗在大達大觀。所操持雖千變萬化不出掌握中。世法佛法曾無以異。唯日用照了鏡心像迹初不遺鑿迺大定也。是故維摩取飯香積借座燈王。搏妙喜世界如陶家輪。納須彌於芥子中。吸劫火於腹內由反覆掌。蓋中既虛而靈寂而照。此外事物出沒轉旋不假他力。所謂證不可思議。咸即方寸片田地。爾矧建功立業蘊德操誠左右逢原。秉金剛寶劍。拈殺活杖子指揮之際。皆此妙也。望期之言表意外。雖千萬里猶目擊耳。

又。

自古聖賢以過量傑出如植大根器獨證此大因緣。以悲願力發揮。直指萬有同體至淵至奧一段事。不立階梯頓超獨得從空劫已前。湛然不動印定群靈根脚。亘古今絕思慮。出聖凡越知見。初不動搖。淨倮倮活鱗鱗。見在一切有情無情莫不圓具。是故釋迦初生即指天地大哮吼當頭拈出。次以明星。末後拈花。只貴具此正眼底領略。自爾四七二三密傳。不知有者以謂有多少妙用神機。只言隨波逐流初不究其根本。若鞠其至趣不消一筍。昔李駙馬見石門。門謂曰此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李即便領。以頌自陳。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拌。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蓋上智利根天機已具。唯務確實透徹。當受用時。握大機發大用。先機而動絕物而轉。巖頭云。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若能於物上轉得疾。則一切立在下風並歸自掌握。擒縱卷舒悉可點化。居常自處泰然安靜。不掛纖末於方寸。動而應機自秉瓊璣。回轉變通得大自在。萬彙萬緣皆迎刃而解。莫不如破竹勢從風而靡。所以立處既真用時有力。況總領英雄驅貔虎之士。攘巨寇撫萬姓安社稷佐中興之業。皆只仗此一著子撥轉上頭關鍵。萬世不拔之功。與古佛同見同聞同知同用。四祖云非心不問

佛。德山云佛只是箇無事人。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無位真人常從面門出入。皆此蘊也。

今樞密大丞相已領之於言外。透出於聲前。而山野剩語切切納敗缺。猥蒙鈞慈見照以此。遂忘老農老圃老馬之智而獻芹焉。

示圓首座

得道之士立處既孤危峭絕。不與一法作對。行時不動纖塵。豈止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蓋中已虛寂。外絕照功。儵然自得。徹證無心。雖萬機頓赴。豈能撓其神干其慮哉。平時只守閑閑地如癡似兀。及至臨事物初不作伎倆。準擬剗割風旋電轉靡不當機。豈非素有所守也。是故古德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悟則剎那。履踐功夫須資長遠。如鶉鳩兒出生下來赤骨[骨*歷]地。養來餒去日久時深。羽毛既就便解高飛遠舉。所以悟明透徹政要調伏。只如諸塵境界常流於中空礙。到得底人分上無不虛通。全是自家大解脫門。終日作為未嘗作為。了無欣厭亦無倦怠。度盡一切而無能所。況生厭墮耶。苟性質偏枯。尤當增益所不能。放教圓通以謳和攝化開權俯仰應接。俾高低遠邇略無差悞。行常不輕行。學忍辱仙人。遵先佛軌儀。成就三十七品助道法。堅固四攝行。到大用現前喧寂一致。如下水船不勞篙棹。混融含攝圓證普賢行願。乃世出世間大善知識也。古德云。三家村裏須自箇叢林。蓋無叢林處雖有志之士亦喜自便。到恁麼尤宜執守。唯在強勉以不倦。終之至於喧靜亦復爾。喧處周旋應變於中虛寂。靜處能不被靜縛。則隨所至處皆我活業。唯中虛外順有根本者能然。

大凡為善知識。當慈悲柔和善順接物。以平等無諍自處。彼以惡來及以惡聲名色加我。非理相干訕謗毀辱。但退步自照於己無歉。一切勿與較量。亦不動念嗔恨。只與直下坐斷。如初不聞不見。久久魔孽自消。爾若與之較。則惡聲相反豈有了期。又不表顯自己力量。與常流何以異。切力行之。自然無思不服。

椎拂之下開發人天俾透脫生死。豈小因緣。應恬和詞色當機接引勘對。辨其由來。驗其存坐。攻其所偏墜。奪其所執著。直截指示令見佛性。到大休大歇安樂之場。所謂抽釘拔楔解黏去縛。切不可將實法繫綴人。令如是住如是執。勿受別人移倒。此毒藥也。令渠喫著一生擔板。賺悞豈有利益耶。

佛祖出興特唱此段大因緣。謂之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句接最上機。只貴一聞千悟。直下承當了修行。不求名聞利養。唯務透脫生死。今既作其兒孫。須存它種草。看他古來大有道之士。動是降龍伏虎神明授戒。攻苦食淡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三二十年折脚鐺兒煮飯喫。遁迹埋名往往坐脫立亡。於中一箇半箇諸聖推出建立宗風。無不秉高行務報佛恩流通大法。始出一言半句。出於抑不得已。明知是接引入理之門敲門瓦子。其體裁力用不妨為後昆模範。當宜師法之。轉相勉勵追復古風。切忌希名苟利。茲深祝也。

馬祖昔歸鄉。以簸箕之譏畏難行道。因再出峽緣會江西。大隋昔歸鄉。先於龍懷路口三載茶湯結眾緣。遂隱於木菴。道行於蜀。香林昔歸鄉。潛神隱照於水晶宮。成四十年一片事。撥正智門。老祚尋出雪竇大雲門正宗。或留再出皆以緣斷。今既萬里西歸。但存行脚本志。亦不必拘去留也。

慈明昔辭。汾陽祝云。修造自有人。且與佛法為主。自爾五據大剎不動一椽。唯提振臨際正宗。遂得楊岐黃龍翠巖三大士而子孫徧寰海。果不辜所付授。蓋古人擇可以荷擔之士。不輕如此。信嚴飾壯麗梵苑未足以奇佛法也。

佛道懸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祖師門下斷臂立雪腰石舂碓擔麥推車事園作飯開田疇施湯茶般土拽磨。皆抗志絕俗自強不息圖成功業者乃能之。所謂未有一法從懶墮懈怠中生。既以洞達淵源至難至險人所不能達者尚能。而於涉世應酬屈節俯仰而謂不能。此不為非不能也。當稍按下雲頭。自警自策。庶幾方便門寬曠。不亦善乎。

示裕書記 (住杭州靈隱佛智禪師)

脚踏實地到安穩處。時中無虛棄底。工夫綿綿不漏絲毫。湛寂凝然。佛祖莫知魔外無捉摸。是自住無所住大解脫。雖歷無窮劫亦只如如地。況復諸緣耶。安住是中。方可建立。與人拔楔抽釘。亦只令渠無住著去。此謂之大事因緣。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迦葉不覆藏乃如來真密語也。當不覆藏即密。當密即不覆藏。此豈可與繫情量立得失存窠臼作解會者舉也。要須透脫到實證之地。向出格超宗頂[寧*頁]上領始得。既已領略應當將護。遇上根大器方可印授耶。

秉拂據位稱宗師。若無本分作家手段。未免賺悞方來。引他入草窠裏打骨董去也。若具金剛正眼。須灑灑落落。唯以本分事接之。直饒見與佛齊。猶有佛地障在。是故從上來行棒行喝一機一境一言一句。意在鉤頭。只貴獨脫。切忌依草附木。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方來衲子有夙根。作工夫驀地得入者。不遇真正宗師。返引他作露布。墮在機境中無繩自縛。半前落後似是不是。最難整理。要須識其病脉辨其落著徵其所偏墜而發起之。俾捨執著住滯。然後示以本分正宗使無疑惑。了然得大解脫居大寶宅。自然趣亦不去。可以洪濟大法傳續祖燈。堪報不報之恩也。

黃龍老南禪師昔未見石霜。會一肚皮禪。翠巖憫之勸謁慈明。只窮究玄沙語靈雲未徹處。應時瓦解冰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印拈諸方解路。瘥病不假驢駝藥。緊要處豈有許多佛法也。

大宗師為人雖不立窠臼路布。久之學徒妄認亦成窠臼路布也。益以無窠臼為窠臼無路布作路布也。應須及之令盡。無令守株待兔認指為月。

鑒在機先。風塵草動亦照其端倪。況應酬擾擾哉。非胸次虛靜無一法當情。安能圓應無差先機照物耶。此皆那伽在定之効也。

臨濟金剛王寶劍。德山末後句。藥嶠一句子。秘魔杖。俱胝指。雪峯鞞毬。禾山打鼓。趙州喫茶。楊岐栗棘蓬金剛圈。皆一致耳。契證得直下省力。一切佛祖言教無不通達。唯在當人善自洪持耳。

示隆知藏 (住蘇州虎丘)

有祖以來唯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垂範大段周遮。是故最後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於付授之際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剎竿。盞水投針。示圓相。執赤幡。把明鑑。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爾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量所測。泊到梁游魏。尤復顯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衣所指顯著。逮曹谿大鑒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久具正眼大解脫宗匠變格通塗。俾臣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由妙機。遂見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傳七百餘年。枝分派列各擅家風。浩浩轟轟莫知紀極。鞠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礙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哉。所謂百川異流同歸于海。要須是箇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氣。然後能深入闔奧。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證堪為種草。捨此切宜寶祕慎詞。勿容易放行也。

五祖老人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曝曝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謾人。把箇沒滋味鐵酸[跳-兆+兼]。劈頭拈與學者令咬嚼。須到渠桶底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曾次不掛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煅煉。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果能履踐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籠羅不住處。便契迺祖以來所證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為物。仍當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分道流也。

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向泯默以為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恣情識搏量便為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無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明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

趙州喫茶去。秘魔擎杖。雪峰鞞毬。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際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黏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草料。譬如十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之悉皆迸散。要脚跟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印全是此箇時節。惟是蹋著向上關振子者便諳悉耶。

法王冲長老

從上宗乘高超直證。師資契會斷不等閑。所以二祖立雪斷臂。黃梅負舂。自餘服勤三十二載。豈容易印可哉。蓋觀機逗教百煅千煉。纔有偏執疑情盡為決破。俾徹底放下。得平穩履踐。轉換到撲不破之地。如皮可漏子相似。禁當得然後放出接物利生。此非小小因緣。纔一不周即模子不正。脫得出來七凹八凸取笑作者。是故古德唯務周正八面玲瓏。內於己行持潔清如冰玉。外則圓通謳和覽群情善回互。如陂澤立參之際。一一以本分事敲點。待其領略即放手段與琢磨。譬如一器水傳一器。切忌滲漏。其間驅耕奪飢神鬼莫測。只憑仗一大解脫。更不生異類相中。頭角妥貼無為。真五戒十善出塵阿羅漢也。達磨有言。行解相應名之曰祖。

行脚超方本為生死事大。接物利生為大善知識。止發明大事因緣。此相須相資之理。自古以然。唯堪任荷負大法器乃能於壁立萬仞。宗師鑪鞴鉗鎚中煅煉成就。始末真正。除是不出。一出必驚群動眾定也。蓋緣承當處既不莽鹵。付授時亦不率易。如讓師在曹溪八年。馬祖之與觀音。德嶠之與龍潭。仰山之於大圓。臨濟之於斷際。皆不下一二十載。是故一言一句一機一境金聲玉振。後世莫能窺覷。惟超證到乎大同之地。自然必其落處。憶昔馬祖為西堂云。子曾看教麼。藏云教豈異耶。祖云。不然。子已後為人若東道西說。藏云。某病須自養。豈敢為人。祖云子末年必大興於世。已而果然。細詳古人。豈不是大徹大悟向上一段大因緣。絕言像離分別。硬糾糾處唯己自知。獨樂安閑休歇去處。然馬師尚激勵如此。正欲圓通轉變不守一隅泥著一處。須該括古今踐履融攝混圓無際。貴利物之時八面受敵撥得草窟裏一箇半箇焦尾堪作種草。豈非方便作報佛祖恩德事業耶。要須打辦精神垂手方便。一著著須有出身之機。免瞎人眼迷果謬因却不利益。此最為知識要徑也。

黃龍老南大禪師嘗有語。端居丈室以本分事接方來人。乃長老之職也。其餘細事付之知事。無不辦者。誠哉。然用人之際。必須慎擇委任。令不敗事始得。大滄真如云。住山無巧。只貴善用人。思之思之。

諺語云伎倆不如帳[打-丁+羨]。只如百丈大智創立規繩。千古撲它底不破。今時但謹遵守。自己率先不違他雅範。則眾人無有不從去也。

最後折倒衲子透脫死生。須知有千聖羅籠不住截斷命根底一著始得。古德大有道能擒縱善殺活。得大解脫知識無不用之。非知之難。見於行事當機警脫斷得行。方始久遠得力也。

楊岐祖師倡起金剛圈栗棘蓬。用辨龍蛇擒虎兇。若本色是他家裏人。等閑拈出便坐斷衲子舌頭也。

示法濟禪師 (住泗洲普照勝長老)

釋迦文多子塔前分半座已密授此印。爾後拈花第二重公案。至於付金欄雞足山中候彌勒。是多少節文也。達磨迢迢自西竺游梁歷魏。冷坐少林深雪之中。有箇斷臂老子解觀破。不免漏泄分付伊。謂之單傳密記。子細推之一場敗闕。自此便喧傳西來旨意。世間隨流將錯就錯滿地流行。分五家七宗。遞立門戶提唱。就實窮之。端的成得什麼邊事。是故從上達人不喫這般茶飯。且如何却是諦當。將知六合外著得眼早自別也。況無邊香水海浮幢王剎表下視底乃少知落著實處。所以道此大丈夫事。撲迭掀豁步驟作略。唯同風契證始善弘荷。終不撒沙撒土。遂與釋迦金色碧眼神光共一坐具地。等閑垂手殺人活人。初無窠臼只貴緊峭。萬苦千辛至嶮至毒。下得斷命手脚。然後不虛印授也。白雲師公云。神仙祕訣父子不傳。

示杲書記 (住杭州徑山)

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機發大用。脫籠羅出窠臼。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本分綿綿的的。到風穴興化唱愈高機愈峻。西河弄師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闢奧親授印記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益戲論。大抵負冲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眨眼。尚未髣髴其趣向。況移星換斗轉天輪迴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寶主金剛王寶劍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一喝分寶主照用一時行。許多絡索。多少學家搏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庫中無如是刀。及弄將出來看底只是眨眼。須是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按旁提。還本分種草豈假梯媒。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與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興化見同參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看這瞎漢直打出法堂。侍僧問這僧有何相觸悞。化云。是他也有權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却不會。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看他本色宗風迥然超絕不貴作略。只羨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迥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也。繼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為叨竊耳。

示報寧靜長老

靈山單傳少室密付。要卓卓絕類離倫。驗風塵草動。眼光睽睽逐青(去上)隔山已識起倒。吞聲削迹不留毫末。而能鼓逆水波運截流機。上門上戶咬人火急。如俊鷹快鷄迷影捎空背摩青霄。眨眼便過。點著便來挨著便去。不妨峭淨。所以流此正宗。標準異世也。箇箇須是殺人不眨眼然後入作。只如黃檗老漢生知此段。纔行脚天台見羅漢凌波絕瀑流即欲打殺。及抵百丈聞舉馬師一喝三日耳聾乃退身吐舌。知是大機之用。豈單見淺聞所擬議。或其後接臨濟祖師。全體用此不惜眉毛。成就克家之子。覆蔭天下人。有志之士應飽諳熟練。使越格超宗。然後所以奪飢人食驅耕夫牛。紹繼先規不迷向背。細處直是涓滴照透。寬廣時千聖亦尋他不著。始是向上種草。祖峰老師常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至竟他是阿誰。那容向此亂下鍼錐。除非知有則較些子也。大

凡奮丈夫氣槩要超軼上流。合下手便教羅籠不得。呼喚不回。利物應機莫非灑灑落落。不向草窠裏覓。鬼窟裏弄情魂。將玄妙理性揚眉瞬目舉手動脚下合頭語。以實法繫綴人家男女。一盲引眾盲。成何方便。既已據位稱師。固不可容易。只自己分上滴水滴凍。孤迥危峭如師子兒遨遊。意氣驚群出沒縱擒卒難測度。驀然踞地返擲。百獸奔馳喪膽。豈非殊勝奇特耶。還是與麼人三千里外已審端倪了也。是故巖頭道。如水上按葫蘆子相似。等閑蕩蕩地拘牽惹絆不得。觸著捺著則蓋天蓋地。長養履踐得到此地始可與靈山少室分一線路。黃檗臨濟巖頭雪峰互為賓主。風行草偃。亦不虛出頭播揚三十二年。他家自有同流共證明。通人相將護也。誰言卞璧無人鑒。我道驪珠到處晶。

示開聖隆長老

開聖堂頭隆老。政和中相從於湘西道林。膠漆相投箭鋒相直。由是深器之。既而復相聚於鍾阜大鑪鞴中禁得鉗鎚。了此段因緣。日近日親。向從上來乃佛乃祖越格超宗。萬千人羅籠不住處。毛頭針竅間。廓徹虛通。包容百千萬億無邊香水剎海。拄杖點發列聖命脉。吹毛刃上截斷路布。據曲剝木床與人拔楔抽釘解黏去縛。得大自在。仍來夷門分座共相扶立。久之況箇一著臨濟正法眼藏綿綿到慈明楊岐。須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底劔利漢。負殺人不眨眼氣槩。高提正印罵祖呵佛猶是餘事。直令盡大地人通頂透底絕死生窠窟。灑灑落落到無為無事大達之場。乃為種草。

示普賢文長老

佛祖以心傳心。蓋彼彼穎悟透脫如兩鏡相照。非言象所拘。高超格量箭鋒相拄初無異緣。乃受道妙嗣祖繼燈。絕意路。出思惟。脫情識。到蕩蕩然寬通自在處。逗到擇人付囑。亦要氣異羽毛頭角體裁全具。然後不墜家聲。得從上爪牙。方相應副。所以數百年紹續愈久愈光顯。所謂源流深長也。今則頗失故步。多擅家風。存窠窟。作路布。自既不出徹轉。以為人則如老鼠入牛角。漸漸尖小。安得宏綱不委于地哉。

老漢昔初見老師吐呈所得。皆眼裏耳裏機鋒。語句上悉是佛法心性玄妙。只被此老子舉乾曝曝兩句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初則擺撼用伎倆。次則立論說道理。後乃無所不至。拈出悉皆約下。遂不覺泣下。然終莫能入得。再四懇提耳乃垂示云。你但盡你見解作計較。待一時蕩盡自然省也。隨後云。我早為你說了也。去去。向衣單下體究了無縫罅。因入室信口胡道乃責云。你胡道作麼。即心服真明眼人。透見我胸中事。然竟未入得。尋下山越二載回。始於頻呼小玉元無事處桶底子脫。纔始覩見前時所示真藥石也。自是迷時透不得。將知真實諦當處。如良遂道。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誠哉是言也。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以杖擊之云你道什麼。峰云我在德山棒下似脫却千重萬重貼肉汗衫。臨濟被黃檗三擊之。到大愚問有過無過。愚云。黃檗與麼老婆。你更來覓過在。濟猛省。不覺云元來

黃檗佛法無多子。此二老皆叢林傑出者。並於棒下發明。後來大振此宗為世梯航。學者宜回思之。豈是羸淺邪。而近世有謂以杖接人。皆墮機境。直須究了心性談極玄妙。向時中綿綿密密有針有線方可入細。只如一大藏教五教三宗。析微發隱剖露至真實際徹佛地理性豈不為細。何假祖師西來。將知法流既久多生異見。不得真傳。乃將醍醐而作毒藥。豈德山雪峰黃檗臨濟之咎哉。諺曰索短不到深泉。

魯祖見僧只面壁。南泉云。我有時向道。直須向父母未生已前究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二老並躅齊眉不是不知有。因甚却恁麼地說話。還究到魯祖節文處麼。若究到則見南泉如水入水。若不諳此。乃分疎魯祖僻執南泉圓轉。隨他語脉路布。卒摸索不著在。

石鞏彎弓發箭。祕魔擎杈驗人。俱胝只豎一指。無業唯言莫妄想。禾山打鼓。雪峰鞦韆。趙州喫茶。玄沙蹉過。佛法豈有如許耶。若一一作方便下合頭語。便論劫千生也未夢見在。若真實蹋著曹溪正路。則坐觀成敗覩見這一隊漏逗也。

子文監寺留此軸。今數年矣。近退院稍閑。因為出此所有蓋天蓋地絕出聖賢一著子。公久參自如。良遂知之矣。建炎三年閏八月十一日雲居東堂書。

示鼎州德山靜長老

長老道林相從。迺宿昔有大緣。撥轉上頭關。一語便契圓照無遺。從上來莫不皆以是大機大用。龍象蹴蹋非驢所堪。若不具此手段。云何與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此本分事也。但只一向操持驅耕奪飢。迺活句也。一切語言機要事理明暗語默擒縱殺活皆在下文。不消一捏。唯黃檗臨濟睦州雲門洵仰雪峰玄沙尤得妙也。山僧室中不曾蹋著此關。斷定不放過。付授之際尤在牢實。切忌依稀便骨董也。寧可無人承當。有則須是箇中人始得。

示潭州智度覺長老

至道簡易而淵奧。初不立階梯壁立萬仞。謂之本分草料。是故摩竭掩室行正令。毗耶杜詞揭本宗。尚有作家漢未放過。何況涉妙窮玄說心論性。被貼肉汗衫子黏著脫拆不下則轉見郎當爾。少室曹溪風範迥殊。臨濟德山作略剔脫。龍馳虎驟地轉天旋。不妨慶快人。了不拖泥水。從上來大達大悟纔信徹極致處。即如快鷹俊鷁迷風曜日背摩青霄直下透脫。使二六時中無纖毫障隔。八達七通卷舒擒縱。聖位尚不居。豈肯處凡流。胸次蕩然該今括古。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初無勝劣取舍。惟在當機活卓卓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俱不奪。出格超宗十成蕭灑。豈是只貴籠罩人。蓋覆移換走作人。要當撲實頭。顯示無依倚無為無事大解脫。各各本分事。所以古人風塵草動便先照了。纔出毫芒即與剝斷。尚不得一半。豈可彼此草裏輓相牽相拽。機關語句上論量揀擇。作窠臼埋沒人家男女。軒知是開眼尿牀。他明眼人終不做箇般路布。大丈夫意氣驚群。須圖正紹臨際本宗。一

喝一棒一機一境當陽勦絕。豈不見道。吹毛用了急還磨。

示蜀中鷲峰長老

多子塔前曾分半座。葱嶺西畔隻履獨攜。臨濟以瞎驢命惠然。夾嶠因青山委洛浦。雖源分派別。要一脈出自曹溪。擇大器利根。俾掃蹤滅跡。是故從上來龍馳虎驟換斗移星。閃電中別殺訛。石火裏分皁白。不論蒼底。惟務俊流。懸肘後符廓頂門眼。立起綱宗單提正令。源不深則流不長。功不積則用不妙。是以西河弄師子要超宗越格。而楊岐吞栗棘蓬取奔流度刃。既入箇選佛場。闡向上關捩子。應須一滴水一滴凍。硬著鐵脊梁荷擔此大任。己躬下諦實。為人處無偏。纔落世緣便涉漏逗。祖峰老師橫點頭。白雲祖翁渾豔吞棗。常為警策。如臨深履薄。便可以向百尺竿頭進千百步。懸崖上跳萬億遭。迺真皮可漏。方驗撲不破。蓋大雄的的種草也。慎之。

示顯上人 (住蘇州崑山惠嚴)

見處通透用處明白。當旋機電卷。結角羅紋槃錯縱橫。自能回轉無凝滯。亦不立見亦不存機。滔滔地風行草偃。蓋根脚悟入時徹淵源。修證得無回互。會尚不可得。豈況不會。二六時中只恁無繫無絆。初不存能所我人。何有於佛法哉。此無心無為無事境界。豈世間聰明利智辯慧多聞無根本人能測量耶。達磨西來豈將得此法來。他惟直指各各當人本有之性。令出徹明淨。不為如許惡知惡覺妄想計較所染污。參須實參。得真正道師。不引入草窠裏。直截契證。脫却貼肉汗衫子。令胸次虛豁無一毫凡情聖量。亦不向外馳求。湛然真實。千聖莫能排遣。得一片淨俫俫田地。透出空劫那邊。威音王猶是兒孫。何況更從他覓。有祖以來作家漢莫不如是。且如六祖。新州一鬻薪人。目不體字。逗至於大滿相見。一面披襟著著透脫。雖則聖賢混迹。要以方便顯示。此段不隔賢愚皆已本有。今既廁跡禪流。日逐冥心體究。知此大緣不從人得。只在猛利擔荷增進。日損日益如精金百煉千煅。出塵之要利生之本。尤須七穿八穴到無疑安穩得大機大用之處。此工夫正在密作用中。只日於萬緣交參紅塵擾攘順違得失攃然羅列。於中出沒不被他所轉能轉於他。活鱗鱗地水灑不著。乃是自己力量。至於靜嘿虛凝亦非兩種。乃至奇言妙句險機絕境亦只一槩平之。了無得失皆為我用。似此磨琢久之。生死之際脫然。視世間閑名破利如風過游塵夢幻空花耳。愴然度世豈非出塵大阿羅漢耶。

骨剗和尚一生有問只以骨剗也酬之。如鐵彈子不妨緊峭。若善體究。真祖師門下師子兒。

忠國師問本淨禪師。汝見一切奇言妙句時如何。淨云無一念心愛。國師云是汝屋裏事。參學到此乃是淨潔乾曝曝地不受人瞞者。只山僧恁麼道。也合與本分卓料。

示諫長老 (住蜀中無為山)

趙州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將知古德為此箇事不將作等閑。直是鄭重。所以操修覷捕到徹底分明。於一機一境一句一言悉不落處。是故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今時要湊泊著。實須是猛利奮發。倒腸換肚莫取惡知惡見莫雜毒食。一味純正真淨妙明。直下蹋著本地風光。到安穩大解脫之地。坐斷報化佛頭。凜凜孤危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正體現成日用有力量。聞聲見色不生取舍。著著有出身之路。豈不見僧問九峰。見說和尚親見延壽是否。峰云山前麥熟也。未識得渠親切近處。便見衲僧巴鼻。所謂殺人刀活人劍。但請長時自著眼看。到出格時自然知落處也。

示元禪客 (住成都府廣孝)

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且道他為甚如此。莫是佛為一切智人渠不喜聞耶。軒知不是這箇道理。既不如此。何以不喜聞之。若是明眼人聊聞便知落處。請問落在什麼處。試吐露看。魯祖見僧來便面壁。是為人不為人。節文在什麼處。若要與他投機。作何趣向即得。

百丈大智每上堂說法竟。復召大眾。眾回首。丈云是什麼。藥山白云。百丈下堂句。且道用接何人。如何領覽。

示杲禪人 (住杭州徑山)

杲衲子根性猛利。負笈海上徧訪宗匠。受知於舊相無盡公。深器重之。負俊邁之氣。不肯碌碌小了。標誠相從。一言投機頓脫向來羈鞅。雖未倒底領略。要是昂藏不受人抑勒。快漢原其所自。蓋由傳公殿撰發渠本因。遂冒嚴凝慙之咸平來告行。且乞法語。予因示之。衲子當痛以死生為事。務消知見解礙。徹證佛祖所傳付大因緣。勿好名聞。退步就實。埃行解道德充實。愈潛遁而愈不可匿。諸聖天龍將推出人爾。況以歲月淹練琢磨。待如鐘在扣。如谷應聲。如精金出萬煅鑪冶。萬世不易。萬年一念。向上巴鼻在掌握中。草偃風行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仍持此紙似傳翁相與作證。履踐貴長久不變耶。

示蘊初監寺 (住蘇州明因)

只道與你說一句子。早是著惡水潑人。何況更瞬目揚眉。敲床豎拂是什麼。下喝行棒軒知是平地上骨堆。更有不識好惡底問佛問法問禪問道。請相為乞相接。求向上向下佛法知見語句道理。是乃泥裏洗土土裏洗泥。幾時得脫灑去。有般底聞與麼道。便作計較云。我會也。佛法本來無事。人人無不具足。終日喫飯著衣何曾欠少來。便向無事平常界裏打住。殊不知豈有恁麼事來。故知須是本分其中人。方諳從上宗乘。本分若實有悟入處。識起倒。知進退。別休咎。離滲漏。日近日親轉更豹變。不守窟宅跳出圈圓。不疑天下老漢舌頭。一似生鐵鑄就。正好著力修行供養。然後可以然無盡燈。行無問道。舍身舍命撈攬群生。令他各出樊籠去執縛。佛病祖病俱瘥解脫。深坑已出。作箇無為無事快活道人去。然自既得度。須不廢行願。思度一切。忍苦捍勞

向薩婆若海為舟為航。始有少分相應。慎勿做骨羸錐露柱燈籠。打淨潔毬子自了。得濟甚事。是故古德須勉人行箇一條路。堪報不報之恩。如今諸方多有靈利衲子。要直透得徹。有底探頭太過。要易會纔知些趣向便欲出頭。又是一等蹉過。有推而不出亦未圓通。知時節因緣而不失機會。乃通方之士也。

示一書記 (住四明雪竇)

英靈衲子蘊卓識奇姿慷慨隳冠。視身世浮名如游塵浮雲谷響。以宿昔大根器知有此段超生出死絕聖超凡。乃三世如來所證金剛正體。歷代祖師單傳妙心。跂步蹴蹋作香象金翅。要馳驟飛騰於億千萬類之上截流摩霄。豈肯為鴻鵠燕雀局促於高低勝負。較目前電光石火間被轉利害耶。是故古之大達。不記細故不圖淺近。發志便欲高超佛祖荷擔一切。所不能承當重任。普津濟四生九類拔苦與安。破障道愚昧。折無明顛狂毒箭。拈出法眼見刺。使本地風光澄霽。空劫已前面目明顯。悉心竭力不憚寒暑刻意尚行。向三條椽下死却心猿。殺却意馬。直使如枯木朽株相似。驀地穿透豈從他得。發覆藏然暗室明燈。擬[舟*弟]航於津要。證大解脫。不起一念頓成正覺。且通箇入理之門。然後升普光明場。踞無漏清淨殊勝偉特法空之座。口海瀾翻奮無礙四辯才。立一機垂一句現一勝相。普使凡聖有情無情俱仰威光受庇庥。尚未是絕功勳處。更轉那頭千聖羅籠不住。萬靈景仰無門。諸天無路捧花。魔外那能旁觀。放却知見。卸却玄妙。颺却作用。惟飢餐渴飲而已。初不知有心無心得念失念。何況更戀著從前學解。玄妙理性分劑名相桎梏知見。佛見法見動地掀天。世智辯聰自纏自縛。入海筭沙有何所靠耶。等是大丈夫應務敵勝驚群。滿自己本志願。乃為本分大心大見大解脫無為無事真道人也。

跋一書記法語

予政和末抵瑯邪會一師若故舊。喜其志道不群。因作前偈。及應詔大梁遂得游從。日以此段咨扣益勤。數百眾中乃肯戮力。復示以後語。建炎元祀將之東南因為重書而復系之以跋。為他日再會之識。且以相分雖道人本分。相知千萬里外不隔毫末。而古者多於此時節行正令。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石室云。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洞山萬里無寸草。大慈帶取老僧去。歸宗時寒途中善為。曹山去亦不變異。悟本飛猿嶺峻好看。皆直截不覆藏。唯務百川明宗當陽領略。則南州北縣何處不逢渠。末後慇懃未免重拈一遍。且作麼生是諦當處。柳[木*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示宗覺禪人

宗門接利根上智提持出生死。絕知見離言說。越聖凡道妙。豈淺識小見理道機境解路上作活計者所能擬議。要須如龍似虎殺人不眨眼漢。用瞥脫快利力量。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外棄世間縛著。內捨聖凡情量。直得孤迥迥峭巍巍不依倚絲毫。當陽薦透

全身擔荷。佛來也炫惑不動。況祖師宗匠語句機鋒一刀截斷更不顧藉。自餘諸雜甚譬如閑方可攀上流。少分相應也。不見永嘉纔跨曹溪便師子吼。丹霞聞馬師示選佛場當下決破。逗到二師之前逆流投契。亮坐主四十二本經論言下冰消。德山吹紙燭便燒疏鈔。臨濟六十棒後乃翻擲。並皆透脫。不知曾入室幾回請益幾次。近時學道之士。不道他不用工夫。多只是記憶公案論量古今持擇言句。打葛藤學路布。幾時得休歇。如斯只贏得一場骨董。推源窮本。蓋上稍不遇作家。自己不負大丈夫志氣。曾不退步就已打辦精神。放下從前已後勝妙知見。直截獨脫領取本分大事因緣。是故半前落後不分不曉。若只恁麼。縱一生勤苦亦未夢見在。是故昔人云。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德山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看他早是撒土塗糊人了也。若更於棒頭求玄。喝下覓妙。瞠眉努眼舉手動足展轉落野狐窠窟去也。此宗惟貴悟明。到銀山鐵壁萬仞孤峭。擊石火閃電光。擬不擬便墮坑落窞。所以從上護惜箇一著子。同到同證。無你撮摸處。既能辦心能舍緣累。修行依知識。若更不耐心向千難萬難不可湊泊處放下身心體究教徹底。誠為可惜。只如千生百劫到今還有間斷也無。既無間斷疑箇甚生死去來。軒知屬緣於本分事了無交涉。五祖老師常說。我在此五十年。見却千千萬萬禪和。到禪床角頭只是覓佛做說佛法。並不曾見箇本分衲子。誠哉。看却今時只說佛法底也難得。何況更求本分人。時節澆季去聖愈遠。大唐國裏胡種看看滅也。或得一箇半箇有操持。不敢望似已前龍象。但只知履踐趣向頭正尾正。早是火中出蓮。切宜撥退諸緣。便能識破古來大達大悟底蘊。隨處休歇行密行。諸天無路捧花。魔外覓行蹤不見。是真出家了徹自己。如有福報因緣。出來垂一隻手。亦不為分外。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只老僧恁麼。也是普州人送賊。

示光禪人

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況此大寶藏亘古亘今。歷歷虛明。從無始劫來為自己根本。舉動施為全承他力。唯是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則便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迥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耶。但患體究處根脚不牢不能徹證。直須猛截諸緣。令無纖毫依倚。放身捨命直下承當。無第二箇。縱使千聖出來亦不移易。隨時任運喫飯著衣長養聖胎不存知解。可不是省要徑截殊勝法門耶。

示民禪人

先聖一麻一麥。古德攻苦食淡。潔志於此廢寢忘餐。體究專確要求實證。豈計所謂四事豐饒者哉。及至道不及古。便有法輪未轉食輪先轉之議。由是叢林呼長老為粥飯頭。得非與古一倍相返耶。然隨緣變異門且行第二段。北山延接方來道人惟仰南畝。今秋適會大稔。請覺民禪客觀收刈。臨行乞言。因示以前段因緣。貴崇本及末。乃為兼利並照。圓悟通達之人。本分事也勉行之乃善。

大凡學道探玄須以大信根。深信此事不在言語文字一切萬境之上。確實惟於自己根脚。放下從前作知作解狂妄之心。直令絲毫不掛。念向本淨無垢寂滅圓妙本性之中徹底承當。能所雙忘言思路絕。廓然明見本來面目。使一得永得堅固不動。然後換步移身出言吐氣並不落陰魔境界。則一切佛法端坐現前。遂契行坐皆禪。脫去生死根本。永離一切蓋纏。成箇灑灑無事道人。何須向紙上尋他死語。

百草頭上有祖師。夾山指出令人薦。寬平田中有大義。百丈展手要人知。若能顆粒圓成。即是單傳心印。更或彌望但然使證第一聖諦。且出草一句作麼生道。滿船明月載將歸。

示才禪人

俱胝見僧及答問惟豎一指。蓋通上徹下契證無疑。瘥病不假驢駝藥也。後人不諳來脉。隨例豎箇指頭。漫不分皂白。大似將醒翻作毒藥。良可憐愍。若是真的見透底。始知鄭重。終不作等閑。所謂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是故須具頂[寧*頁]上眼方可入作。後來玄沙拈曰。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有般拍盲底隨語作解。便抑屈俱胝以謂實然。殊不知焦塲打著連底凍。到這裏直須子細切忌顛頂。只俱胝臨化去自言。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豈徒然哉。曹溪大鑑微時乃新州鬻樵人也。碌碌數十年。一旦聞客誦經。發其本願。棄母出鄉遠謁黃梅。纔見數語間投機。隱迹碓坊八箇月。暨與秀師呈偈始露鋒鏑。黃梅尋舉衣盂授之。是時群眾趨逐競欲奪取。而蒙山先及於庚嶺。舉之不勝。方悟非可以力爭。稽首乞發藥。大鑒示以不思善惡處本來面目。即便知歸。以時未至。復遁於四會獵人中。久之然後出番禺。吐風幡心動之語。印宗伸師禮為之落髮登具。即開大法要。董二千眾。聲徹九重命貴。近降紫泥。確然不應。度龍象數十人皆大宗師。何其踴哉。雖聖賢應世。存亡進退舉照無遺。然步驟趣向從微至著。攷之不斷世緣而示妙規。百世之下無與為等。到今徧寰海皆其子孫。每仰洪範輒欲擬其毫末亦不可得。欲望後進有力量者勉之。聊述梗槩耳。

現定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若著見聞覺知。即是見聞覺知。非達法也。大凡達法之士。超出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住見聞覺知。直下透脫渾是本法。此法非有非無非語非默。而能現有現無現語現默。長時亘然不變不異。是故雲門云。不可說時便有。不說時便無去也。思量時便有。不思量時便無去也。直須妙達此法。令得大用。長時語默縱橫。悉令般若現前。何必更論。在善知識身邊為親。在田野間作為是疎。一往直前。自然觸處逢渠也。

乃佛乃祖仰重此一端的事。布在群機之中。高低貴賤未嘗向背。百種千頭作為天真。歷落圓陀陀地。若特地作佛法玄妙見則虧。儻能不起見。只麼淨保保却全彰。所以道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見拄杖子只喚作拄杖子。謂之覷體。若向箇裏覷得透。從朝至暮從暮至朝無絲毫透漏。全為我用。一一非

分外。渾是本分事。脚跟下未得諦當。亦不移易絲毫許。豈非端的現成機要耶。

直截省要只消箇現成公案。浩浩作為自晝及夜。縱橫十字喧靜語默。全體運用一時覷破。從頭與批判將去。不妨快哉。

此事若在言語裏。則合一句語便殺定。更不移改也。云何千句萬句終無窮竭。將知不在言語裏。要假語句以顯發此事。靈利漢當須直體此意。超證透語句底。使活鱗鱗地。便能將一句作百千句用。將百千句作一句用也。更疑甚麼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亦不是物。以至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東山水上行日午打三更。後園驢喫草北斗裏藏身。一串穿却。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進云某甲一物不將來未審教放下箇什麼。州云看汝放不下。言下大悟。後來黃龍頌。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明眼人難謾。言下忽知非。退步墮深坑。心中無限喜。如貧得寶。毒惡既忘懷沒交涉。蛇虎為知己。異類等解。寥寥千百年。清風猶未已。放下著。若以常情論之。他道一物不將來。云何却向道放下著。將知法眼照於細微。為他拈出大病。令他知羞慚去。他尚不覺。更復進問。再與點過。直得瓦解冰消方始倒底一時脫去。遂至伏猛虎馴毒蛇。豈非內感外應耶。龐居士渾家向火。居士驀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尋常舉向人多是愛靈照道得省力。嫌龐翁龐婆說難說易。只是作隨語解。殊不本其宗猷。所以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也。若能忘言體意。方見此三人各出一手共提箇沒底藍兒撈蝦搯蜆。著著有殺人之機。處處有出身之路。

示璨上人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語句。唯直指人心。若論直指。只人人本有無明殼子裏全體應現。與從上諸聖不移易絲毫許。所謂天真自性本淨明妙。含吐十虛獨脫根塵。一片田地惟離念絕情迴超常格。大根大智以本分力量直下就自根脚下承當。如萬仞懸崖撒手放身更無顧藉。教知見解礙倒底脫去。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不相知。識見情想皆不相到。然後向死火寒灰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乃契合孤迥迥峭巍巍。更不須覓心覓佛。築著磕著元非外得。古來悟達百種千端。只這便是。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勞更覓佛。儻於言句上作路布。境物上生解會。則墮在骨董袋中。卒撈摸不著。此忘懷絕照真諦境界也。

荒田不揀信手拈來。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何況青青翠竹鬱鬱黃花。墻壁瓦礫以無情說法。水鳥樹林演苦空無我。是由依一實際。發無緣慈。於寂滅大寶光顯無作勝妙力。長慶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南塔云。我拈片木葉入城。便是移一坐仰山去也。故香巖擊竹。靈雲見桃花。資福剎竿頭。道吾神杖子。大仰插鋤。地藏種田。無非發揚箇金剛正體。使當人不動步參見大解脫真善知識。行不言化。得無礙辯。則森羅萬象百草頭頭長時徧參。無不普

攝圓融法界。坐斷報化佛頭。坐臥行藏超證徧行三昧。何必覺城東際樓閣門前。熊耳曹源陞堂入室。然後為親近傳證耶。

惠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惠超。超乃省悟。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唐朝古德英禪師微時事田。運槌擊塊次。見一大土塊。戲以槌猛擊之應時粉碎。驀地大悟。自此散誕為不測。人頗彰神異。有老宿拈云。山河大地被這僧一擊百雜碎。獻佛不假香多。誠哉是言。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始

佛果園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嗣法 子文 編

示璨上人

依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之本本乎無住。若能徹證則萬法一如。求其分毫住相不可得。只今現定作為全是無住。根本既明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豈非般若關捩乎。

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親切無過此語。覓則知君不可見。但於當處湛然。二邊坐斷使平穩。切忌作知解求覓。纔求即如捕影也。

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八角磨盤空裏走。參得透。目前萬法平沉。無始妄想蕩盡。

德山隔江招扇。使有人承當。烏窠吹布毛。尋有人省悟。得非此段大因緣時至。根苗自生耶。抑機感相投有地耶。抑當人密運無間借師門發揮也。何峭絕如此之難。而超證如此之易。古人以韞芥投針為況。良不虛矣。

信得心及。見得性徹。於日用中無絲毫透漏。全世法即佛法。全佛法即世法。平等一如。豈有說時便有。不說時便無。思量時便有。不思量時便無。如此即正在妄想情解間。何曾徹證。直得心念念照了無遺。世法佛法初不間斷。則自然純熟左右逢原矣。有問隨問便對。無問亦湛然常寂。豈非著實透脫生死要綱也。末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權實照用卷舒與奪。不消箇勘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須是吾家種草始得。

示寧副寺

古人為此大因緣。若師弟子相見未嘗不以是擊揚。至於食寢閑曠靡不攝念於此。是故一言一句迺杖迺喝。瞬揚舉動悉可投機。蓋誠心專一無許多惡知惡見污染。直截承當似不難。今之兄弟根性差鈍而復駁雜。雖參尋知識薰炙日久。尚懷猶豫。不能一往徹證。病在不純一長久。儻能不捨晝夜廢寢忘餐矻矻在道。不患不如古人矣。

示詳禪人

立志辦道之士於二六時中自照自了念茲在茲。知有自己脚跟下一段大因緣。處聖不增居凡不減。獨脫根塵迥超物表。凡所作為不立方所寂湛凝然。惟萬變千化初不動搖。應緣而彰遇事便發靡不圓成。惟要虛靜一切超然。主本既明無幽不燭。萬年一念一念萬年。透頂透底全機大用。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借他力。則生死幻翳永消。金剛正體獨露。一得永得無有間斷。古今言教機緣公案問答作用並全。明此若脫灑履踐得日久歲深。自然左右逢原打成一片。豈不見法燈道。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無根兮得活。離地兮不倒。日用尚不知。更向何處討。切宜消息之。

示慧禪人

水潦參馬祖問佛法的的大意。馬祖與一踢。遂大悟乃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豈不快哉。即呵呵大笑。以至平生示眾長云。自從一喫馬師踢。直至如今笑未休。又復呵呵大笑。蓋是存誠堅確正覓入頭處未得。驀然遭踢便徹底承當擔荷透脫無疑。尋吐出胸中所證亦不復以別事。如今參學若果諦實。宗師以一語一言一機一境投之。撥著便轉。豈有難事。但患根浮識淺飄然似風過樹頭。千回萬度提持亦未能便契。何況更被作情解者指為無如是悟入之事。馬師水潦亦只如是一期建立。如此則直到驢年也未夢見在。是故學道唯尚諦信。慧禪人操履甚專。聊出此以示方便耳。

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明得明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只如明不得喪身失命則固是。明得因什麼也喪身失命。多少人到此疑著。殊不知及得盡方到命根斷處。換却心肝五臟與向上齊等。所以道直下似懸崖撒手。然後乃生鐵鑄就。喚作透出荊棘林。不疑天下老漢舌頭。信有真的參學分。

示若虛庵主修道者 (尼)

學道之士初有信向。厭世煩溷長恐不能得箇入路。既逢師指。或因自己直下發明。從本已來元目具足妙圓真心。觸境遇緣自知落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機境上立照立用下咄下拍努眼揚眉一場特地。更遇本色宗匠盡與拈却如許知解。直下契證本來無為無事無心境界。然後識羞慚知休歇一向冥然。諸聖尚覓他起處不得。況其餘耶。所以巖頭道他得底入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可不是安樂法門。

昔灌溪往末山。山問近離甚處。溪云路口。山云何不蓋却。溪無語。次日致問如何是末山境。山云不露頂。如何是山中人。云非男女等相。溪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如此豈不是腳踏實地到壁立萬仞處。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古人既爾今人豈少欠耶。幸有金剛王寶劍。當須遇著知音可以拈出。

示良蘆頭禪人

金色頭陀雞足峰論劫打坐。達磨少林面壁九年。曹溪四會縣看獵。大瀉深山卓庵十載。大梅一住絕人迹。無業闕大藏。古聖翹足七晝夜贊底沙。常啼經月鬻心肝。長慶坐破七箇蒲團。是皆為此一段大因緣。其志可尚。終古作後昆標準。便使致身在長連床上。亦不過冥心體究。但令心念澄靜。紛紛擾擾處正好作工夫。當作工夫時透頂透底無絲毫遺漏。全體現成更不自他處起。惟此一大機阿轆轤地。轉更說甚世諦佛法一[打-丁+兼]平持。日久歲深自然脚跟下實確確地。只是箇良上座直下契證。如水入水如金博金。平等一如湛然真純。是解作活計。但一念不生放教玲瓏。纔有是非彼我得失勿隨他去。乃是終日竟夜親參自家真善知識。何憂此事不辦。切須自看。

示許奉議 (庭圭)

此箇事在利根上智之人一聞千悟不為難。要須脚跟牢實諦當徹信把得定作得主。於一切違順境界差別因緣打成一片。如太虛空無纖毫障隔。湛湛虛明無有轉變。雖百劫千生始終如一方得平穩。多見聰俊明敏根浮脚淺。便向言句上認得轉變。即以世間無可過尚。遂增長見刺逞能逞解趨語言快利。將為佛法只如此。及至境界緣生透脫不行。因成進退良可痛惜也。故古人直是千魔萬難悉皆嘗遍。雖七處割截亦不動念。一往操心猶如鐵石。以至透脫生死渾不費力。豈不是大丈夫超情慷慨所存也。

在家菩薩修出家行如火中出蓮。蓋名位權實意氣卒難調伏。況火宅煩擾煎熬百端千緒。除非自己直下本真妙圓到大寂定休歇之場。尤能放下廓爾平常徹證無心。觀一切法如夢如幻空豁豁地。隨時應節消遣將去。即與維摩詰傳大士裴相國楊內翰諸在家勝士同其正因。隨自己力量轉化未悟。同入無為無事法性海中。則出來南閩浮提打一遭不為折本矣。

佛法無多子。如俱胝豎一指。打地只打地。烏窠吹布毛。無業莫妄想。中邑哆哆和和。古堤無佛性。骨剝一生只道箇骨剝。只為信得及。所以一生受用不盡。若疑著便有異見差別。有向上有向下。豈能坐得斷。所以貴久長乃難得人也。

既趣向得入根脚洞明。當令脫灑特立孤危壁立萬仞。佛病祖病去。玄妙理性遣。等閑蕩蕩地。百不知百不會。一如三家村裏人初無殊異。養來養去日久歲深朴實頭大安穩方得安樂。終不肯露出自己作聰明顯作略。銜耀知見趨口頭禪。所以道十語九中不如一嘿也。又道我見千百人只是覓作佛底。於中求一箇無心道人難得。此事最要行持。而於行持不著相不居德是名無相真修。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如此行持滴水滴凍尚不留於胷中。何況特地起心作諸罪惡。既已如是保護。亦如是轉勸未悟。便於此箇上調直純信無為無事。豈不快哉。

示諧知浴

此箇大法三世諸佛同證。歷代祖師共傳。一印印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句。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若涉言詮路布立階立梯論量格外格內。則失却本宗辜負先聖。要須最初入作便遇本分人。直截根源退步就己。以鐵石心將從前妄想見解世智辯聰彼我得失倒底一時放却。直下如枯木死灰。情盡見除到淨潔赤灑灑處。豁然契證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諦信得及。明見得徹。此始為入理之門。更須教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二六時中純一無雜。纔有纖塵起滅則落二十五有。無出離之期。抵死謾生咬教斷。然後田地穩密。聖凡位中收攝不得。始是如鳥出籠自休自了處。得坐披衣真金百煉。舉動施為等閑蕩蕩地。根塵生死境智玄妙如湯沃雪。遂自知時更無分外底名為無心道人。以此修證轉開未悟令如是履踐。豈不為要道哉。

古人為此一段因緣。豈止忘餐廢寢。至捨頭目髓腦斷臂負舂。動是三二十年。只如巖頭雪峰欽山雖同歷涉叢林。各執一務効勤九度。洞山三到投子。凡所至處未嘗放過一宵一霎。必遞相舉較互相切磋邃契。新豐豁存領旨。德嶠觀其跂步體裁。可謂法門龍象。後學之人可以仰其陳躅。無使虛棄光陰有忝昔賢耳。

昔天台韶國師少負俊才游叢林。所至投機已領師席。最後抵金陵清涼大法眼禪師會下。已倦咨參。唯勉進隨侍之者摳衣籌室。一日隨眾僧參。有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師聞之。前之證解渙若冰釋。方為得大安穩。是知學解因人所領十言一句一機一境只益多聞。到究竟至實之處須是桶底子脫始得。此事斷定不在言句中。若執著記憶以為己見。如畫餅豈可充飢。然大達之士超證諦實。及至投機。於語句間迴出塗轍。機境筌蹄籠羅他不住。只如石頭問藥山你在此作什麼。對云一物不為。頭云如此則閑坐也。對云閑坐則為也。石頭又問子道不為不為箇什麼。對云千聖亦不識。石頭乃以頌贊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似此豈不是徹證底人。語話機量言句何曾拘束得他。若理地不明曾次有物。問著如氈上拽猫兒。是故祖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叢林兄弟參問最初的有正因。於善知識邊自陳生死事大己事未明。推此所言豈是汎汎為名為位為我能我勝。若始終一貫常持此心。不憂己事不明。及更親近稍久。自己分上未有毫末相應處便論量如之若何彼見解長短增長我見。覓箇出頭處。他時一瓣香不敢辜負和尚。殊不知失却元初正因却墮在魔界去。古人道設有眷屬莊嚴不來自至。既是一等蹋破草鞋。宜應了却初心。期脫透生死最為至要。時不待人各宜勉力。

示印禪人

道由悟達立志為先。自博地具縛凡夫便欲跂步超證直入聖域。豈小因緣哉。固宜操鐵石心。截生死流。承當本來正性。不見纖塵中外有法。使曾次湯然了無罣礙。施為作用悉從根本中出。根本既牢實。能轉一切物。是謂金剛正體一得永得。豈假外求。是故古德云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壑。

古德隔江招扇。吹布毛便有發機處。至於驀口[祝/土]劈脊棒亦解桶底子脫。蓋緣專一久之。一旦瞥地豈外得之。皆由自證自悟耶。

大梅謔馬師受箇即心即佛。便深入闔奧自去住山。後聞非心非佛之語。便云。這老漢鼓弄人家男女有甚了期。你但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也。豈不是有逆水之波戲破馬師漏逗耶。

藥山示眾云。我有一句子。待犢牛生兒即向你道。當時若不放過。但向伊道和坐子敗缺。

示信侍者

學道之要在深根固蒂。於二六時中照了自己根脚。當大起念。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為曾無疑問。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半醉半醒打疊不辦。的實而論。但於開闔中管帶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不費工用。不妨作為。語默起倒終不是別人。稍覺纖毫滯礙悉是妄想。直教灑灑落落如大虛空。如明鏡當臺如杲日麗天。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不從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有佛法也。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般若貴人離相。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長時自退步體究。令有箇落著諦實證悟之地。即是念念徧參無邊無量大善知識也。切切諦信勉力作工夫乃善之善也。

示祖印沙彌

永嘉道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只於當處湛然二邊坐斷。使平穩。切忌作知解求覓。纔求即如捕影也。

馬祖云即心即佛。又云非心非佛。又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東寺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久矣爾方刻舟。若各隨語去豈有定論。若忘言契證雖更宣演百千億句亦不過一實。且什麼是實處。如大梅云。你但非心非佛。我則即心即佛也。豈不實耶。要徹底信得及。須是親證親見。自然不受人謾也。

示民知庫

民禪錦官大慈傳法昭律師之法孫。纔披削即習家業學四分毗尼。既而搯布巾欲離法自淨。乃肩錫南游訪西來宗旨抵夾山。因相從住道林久之。老僧領蔣山。參扣愈堅。確其於領略能自擺撥知解。要全機直透。每應緣酬唱一往直截。頗有蘊藉。為可喜也。然以此根器更効勤息志。到極深處無深。極妙處無妙。大休歇大安穩。不動纖塵只守閑閑地。聖凡莫能測。萬德不將來。然後可以分付鉢袋子也。

巖頭云。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萬境萬緣以至今言教臨機應變。若自己根脚虛靜圓明寂照。凡來干我能以金剛王寶劒當鋒斬斷。則凜然神威坐斷一切。不待却而自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儻立本不明稍涉遲疑。則被牽引酌然分疎不下。豈免隨他所轉。既隨他去卒無自由分。至道簡易。唯却與逐。善體道者宜深思之。

古人為此一段事。直得捨全身立雪負舂賣心肝然兩臂投猛火聚七處割截飼虎救鴿捨頭施目。百種千端。蓋不艱苦則不深到。有志之士固宜以古為儔晞顏慕藺也。

圓湛虛凝道體也。展縮殺活妙用也。善游刃能操守。如珠走盤如盤走珠。無頃刻落虛。亦不分世法佛法。直下打成一片。所謂觸處逢渠。出沒縱橫初無外物。淨保保阿鞞鞞。以本分事印定。頭頭上明物物上了。何處更有得失是非好惡長短來。但恐自

己正眼未得洞明。是致落在二邊。則沒交涉也。豈不見永嘉道。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佛祖言教筌罽耳。藉之以為入理之門。既廓然明悟承當得。則正體上一切圓具。觀佛祖言教皆影響邊事。終不向頂[寧*頁]上戴却。近世參學多不本宗猷。唯持擇言句論親疎辨得失。浮漚上作實解是誇。善淘汰得多少公案。解問諸方五家宗派語。一向沒溺情識迷却正體。良可憐愍。有真正宗師不惜眉毛勸令離却如上惡知惡見。却返謂之心行移換擺撼煅煉展轉入荊棘林中。所謂打底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省要處不消一筭。皮下有血知落處。苟或躊躇則失却鼻頭也。

七佛已前便與麼。直須硬糾糾緊著頭皮。分明歷落薦取這一片田地。穩密長時乃自會退步。終不道我有見處我有妙解。何故。箇中若立一絲毫能所見刺。則重過山嶽。從上來決不相許。是故釋迦文於然燈佛以無法得授記。盧老於黃梅以本來無物親付衣鉢。至於生死之際纔自擔荷。則如靈龜曳尾應須淨穢二邊都不依怙。有心無心有見無見似紅鑪著一點雪。二六時中透頂透底灑灑落落。遊此千聖不同途處。直下令純熟。自然成就得箇絕學無為千人萬人羅籠不住底真實人也。

趙州和尚見僧喚云近前來。僧近前。州云去。多少省力。若薦得乃是十成。若作如之若何。則知見生也。

古人有具大慈悲。見人當面不自承當。方便撥正通箇入路。如古堤見僧來便云。退後退後汝無佛性。後來只有箇仰山能知渠端的。如今拈問學者。十箇有五雙茫然。為向伊句下死了。所以無警地分。若據活處如何吐露。切忌隨他語句好。

靈雲作頌悟桃花。玄沙言渠未徹。老婆臺山指路。趙州歸來說勘破。叢林中作種種論量。只贏得鬧。殊不知古人如敲門瓦子相似。只貴得入門。既入得門了。安可執却瓦子作奇特事謂諦當。直截顯露落在甚處。還委悉麼。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其柰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苟或著得眼。正下得手親。則一莖草可使作丈六金身。況其他變化乎。根本既明。於日用中鋤田墾土春種秋收無非與夾山老子親唱酬。地藏阿師展演同一梵行。踐履純熟高據毗盧。傳此正法豈不妙哉。

送自闍居士出京

何處蹋著來。若是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何消抵死叮嚀。自可一揮便了。所以風馳電閃。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只接俊流。不管槽底。是故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為尋知識。既達此宗。觀一切世出世間曾不移易。一一透頂透底。便解放身捨命。於萬別千差境界恬然不動。縱遇風刀恒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儻不踐履長養。安能揭日月。大通大明自在出沒此地。從來無向背。直須撥轉上頭關。

示湧道者 (尼)

古人為此大法捐軀捨命。歷無邊無量辛勩。及至洞明奧旨。鄭重如至寶。保護如眼睛。造次動轉不令輕觸。纔起一毫勝解知見。即若雲翳青天塵昏鏡面。故趙州道。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曹山指人保任此事。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他一滴始得。以忘心絕照踐履到如如實際。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平澹無為超然獨運。自既脚蹋實地。方可為人解去黏縛。度盡一切人實無人可度。直須用取最後句。物物頭頭有出身之地也。

示實上人

古人念此大事。雖處深山幽谷村落間未嘗斯須違背。遇境逢緣若色若聲動作施為。無不回轉令就自己分上。與從上來透徹之士所履踐無二無別。所以根本牢強不隨境界風轉。靜然安閑不落聖凡情量。直下大休大歇得坐披衣。今汝既還鄉井。能如昔人覷捕使無間然。與鐘山方丈搥拂之下以至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何以異哉。若稍違背及有間斷。打入沒交涉處。臨岐切記斯言。異時前程不可逆料矣。

示樞禪人

玄學之士見性悟理踐佛階梯是家常茶飯。須知佛祖頂[寧*頁]上有換骨妙致。方可越格超宗作向上人舉措。使德山臨濟無施作用處。平時只守閑閑地。初不立伎倆。似三家村裏人頑然癡兀。直得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漠然不露毫芒圭角。如居萬億寶貨深藏牢鎖。土面灰頭與傭保雜作。口亦不言心亦不念。一世人莫測而神意泰然。豈非有道無為無作真無事人耶。

解語非干舌。能言不在詞。明知古人舌頭語言不是依仗處。則古人半句一言其意唯要人直下契證本來大事因緣。所以修多羅教如標月指。祖師言句是敲門瓦子。知是般事便休。行履處綿密。受用處寬通。日久歲深不移易。拈弄收放得熟。小小境界悉皆照破割斷不留朕迹。及至死生之際。結角羅紋不相參雜。湛然不動儵然出離。此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禪。

示實禪老

威音已前無師自悟。一往超證千聖同途。放得行把得住作得主。渾圓成現不須煅煉而自純熟。及至威音已後。雖自有超卓處直下承當到無疑之地。要須依師決擇印可使成法器。不爾必有魔孽壞破正因。是故有祖以來資授師傳最貴師法。何況此箇事非世智辯聰所了。非聞見覺知所拘。苟不操勇猛大丈夫志氣。能擇真正善友知識。截生死流破無明殼。孜孜參扣久之專一。時節緣稔驀地桶底子脫。廓然省悟。然後投誠決擇證據。自然如下水船不勞篙棹。乃為針芥相投。既得旨之後。綿綿相續管帶令無間斷。長養聖胎。縱逢境界惡緣。能以正知見定力融攝之使成一片。則生死大變不足動自己胷次。養得歲深成箇無為無事大解脫人。豈不是能事已辦行脚事畢耶。

示瑛上人

此事在當人快利。既承當擔荷知有自己根脚。尤宜卓卓特立獨行。須絕情離照俾廓然空寂無一法可得。截斷諸緣令灑灑落落到大安穩之地。綿密無滲漏。所謂壁立萬仞峭巍巍地。然後却回來涉世應物。初無我相。豈有聲色順違魔佛境界耶。最難是等閑不作意處。驀地被牽轉便漏逗也。應須相續管帶。使勿走作。久之打成一片。乃為歇場。更須會取向上行履始得。古德云。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示泉上人

參問要見性悟理。直下忘情絕照。胷襟蕩然如癡似兀。不較得失不爭勝劣。凡有順違悉皆截斷令不相續。悠久自然到無為無事處。纔有毫髮要無事。早是事生也。一波纔動眾波隨。豈有了期。它時死生到來脚忙手亂。只為不脫灑。但以此為確實。自然鬧市裏亦靜如水。豈憂己事不辦耶。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只這一句驚動多少人作計較。若當頭坐斷透出威音王那邊。若隨此語轉。特地紛然。應自回光返照始得。

如來禪祖師禪豈有兩種。未免媿含各分皁白。特地乖張。事理機鋒一時坐斷。是打淨潔毬子。還知著實諦當處麼。放下看取。

示思禪人

一切萬法皆與自己無違無背。直下透脫成一片。從無始以來只恁麼。但恐當人自相違背。強生取捨無事生事。所以不快活。若能外絕攀緣。內忘己見。即物是我即我是物。物我一如洞然無際。則二六時中四威儀內。一一皆壁立萬仞。何處有如許勞攘來。每見久參凝神澄照既多時。雖然有箇入處。驀地便認一機一境。硬把住不受撥剔。此正大病也。要須銷融放下自得大休歇處始得。

示傑上人

行脚參請既依附知識於大叢林陪清高雅眾久矣。一旦以親緣須著略歸。動是數百里遠行。要須以自力量不忘履踐。直教行處不生塵。況此段事不道在知識身邊時便有。居鄉井便無也。所謂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正當在時亦不起模畫樣。雖則平常而滴水滴凍。卓然絕識成箇無為無事無心。事業表裏洞然無際。不與萬法為侶。不與千聖同途。深根固蒂只守閑閑地。養來養去不憂不徹。但盡凡情作自己工夫。勿管外緣勿逐名利起我見競勝負。是故古德道。任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傑禪人倏來告別求警策。因書此語授之。

示成修造

蔣山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雖聚半千衲子。唯以箇金剛圈栗棘蓬。跳者著力跳。吞者用意吞。莫恠沒滋味太險峻。或若驀地體得。如畫錦還鄉。千人萬人只仰羨得。要且覓他所從來不得。所謂人人本分事也。纔生心動念承當擔荷。早是不本分了也。

。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柰猶有依倚在。快須擺撥透脫那邊去始得。所以道但有纖毫即是塵。舉意便遭魔所撓。

成就一切總只由他。破壞一切亦只由他。奇特殊勝緣。恒沙功德藏。無量妙莊嚴。超世希有事。皆所成就。慳貪憎妬情識執著。有為有漏垢染雜亂。解路名相知見妄情。所破壞也唯它。能轉一切物。一切物不能轉它。雖無形段面目。而包括十虛舍凡育聖。若作相取。取之即墮見刺。卒摸[打-丁+索]不著。

諸佛開示祖師直指唯此妙心。徑捷承當不起一念。透頂透底無不現成。於現成際不勞心力。任運逍遙了無取捨。乃真密印也。佩此密印如暗藏燈。游戲世間不懷欣怖。盡是我大解脫場。永劫窮年曾無間斷。所以道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豈有他哉。

雪峰道是什麼。雲門道須彌山。洞山道麻三斤。趙州道喫茶去。巖頭噓。投子噉。臨濟喝。德山棒。擎杈舉指打鼓拽磨。一一顯向上宗風。頭頭示本分草料。大達之士一覷便透。一舉知落處。堪紹宗風。懜底數沙當面蹉却。是故須得俊流乃作種草。

示逾上人

有志之士欲決定信入此箇大事。要須將從前智慧聰明所解所知倒底放下。令如癡兀。胷中空勞勞百不知百不解。千休萬歇萬歇千休。驀然從本地風光上個儻透脫。前後際斷。徹證自得契金剛正體。如斬一綫絲頓然齊了。雖劫火洞然初無變異。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一為一切為一了一切了。餉間移身換步。萬種作為渾歸一體。更說甚世法佛法。頭頭物物觸處現成。便與佛祖無殊。亦與群靈無異。盖根脚既明無幽不燭。信手拈信步行信口言。元非它。亦不從別處轉。謂之大施門開。百千妙用縱橫十字。透頂透底明證佛性。長時無間一得永得。踐履純熟豈不是省要得力處。但恁麼信入。斷定不悞人。

僧問雪峰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處。雪峰云。乍可碎身若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且古人恁麼。意在甚處。若善參詳。不妨回避不得。須有箇入路。若只隨言逐義。則蹉過不少。我早是不惜眉毛了也。

僧問石頭如何是道。頭云木頭。又問如何是禪。頭云碌磚。奇恠古人忒[日*煞]直截略不回互。所謂親切太近。有智見足計較底如隔銀山鐵壁。不然則認口頭言語便當宗乘。則轉更周遮。是故真實道人只務純朴。不生知見直下承當。只恁麼注解已是土上加泥數百重。不如還我石頭本分草料來。

三祖云要急相應。唯言不二。若據山僧。只箇不二。早是二了也。參。

趙州勘破婆子。叢林議論千萬多作見解。殊不知他古人自在乾淨處立。看你向泥坑子裏頭出頭沒。

馬師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信此老蹋殺天下人。只等閑出一語便令作無限知見。若有解截這老漢葛藤。便請罷參。

示淨禪人

淨道人因入室遂請益所疑云。此一段事為何宗師多示人這邊那邊。尋語之。據本分截斷豈有如許。然垂手方便貴圖箇入路。乃強分之。意實無二種耳。不見僧問曹山。古人提持那邊人。教學人如何趣向。山云退步就己萬不失一。其僧有省。所謂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只要及盡今時。便承當得向上事。且今時作麼生及得盡。只在當人快著精彩擺撥緣塵。直令胸中脫灑不立纖毫。透頂透底洞然虛寂。切忌作勝量解會。直待與本來相應。自然自悟自證得大安穩之地也。此豈紙上所能話會耶。請自著眼看。

示堅道者

佛祖妙道徑截。唯直指人心。務見性成佛爾。但此心源本來虛靜明妙。初無纖毫隔礙。而以妄想翳障於無隔礙自生染障。背本逐末枉受輪迴。若具大根器更不外求。於自脚跟脫然獨證。惡覺浮翳既消。本來正見圓妙謂之即心即佛。從此一得永得。如桶底子脫。豁然契合。無一法當情。觀體純靜受用無疑。則一了一切了。及至聞說非心非佛并親臨違順好惡境界。則一印印定。何有彼我異同種種混雜知見耶。是故古德於一機一境一語一默投誠入理。千門萬戶了無差殊。譬百千異流同歸大海。自然居之既安用之透徹。作箇無為無事絕學道人去也。二六時中不生別心不起異見。隨時飲啖衣著。萬境萬緣無不虛凝。雖千萬年不移易一毫髮許。處此大定豈非不可思議大解脫耶。唯要長時無間斷。不墮內外中間有無染淨。直下休歇去。見佛眾生等無差殊。乃是十成安樂之地也。今既已有趣向。只在長養令純熟。煅來煅去如百煉精金。方成大法器也。

示尚禪人

幸自圓成何須特地。直饒以慈悲之故信手拈來。也未免強生枝節。却返不如未露鋒鏑已前。只如今恁麼涉水拖泥不少。只得就裏分踈。還委悉麼。一粒之中藏世界。普天匝地應時收。

示瑛上人

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若真體道之人。通之於心。明之於本。直下脫却千重萬重貼肉汗衫。豁然契悟本來真淨明妙。冲虛寂淡如如不動。真實正體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蹋著本地風光。更無許多惡覺知見彼我是非。生死垢心拔白露淨。信得及與他從上來人無二無別。等閑不作為不確執。虛通自在圓融無際。隨時應節喫飯著衣契證平常。謂之無為無事真正道人。蓋緣根本既明六根純靜。智理雙冥境神俱會。無深可深無妙可妙。至於行履自會融通。喚作得坐披衣向後自看。終不肯只向言句中話路古

人公案間埋沒。鬼窟裏黑山下作活計。唯以悟入深證為要。自然到至簡至易平常無事處。然亦終不肯死殺坐却墮在無事界裏。是故從上作家古德行棒行喝。立宗旨明與奪設照用。三要三玄五位偏正峻機電卷。言前格外旁提正按。只貴當人活卓卓地。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知有向上宗乘。終不指注定殺掘坑埋人。若有如此者。定是弄泥團。非慷慨透脫真正具眼衲子。所以不喫人殘羹餽飯。被繫驢橛子綴住。不唯埋沒宗風。抑亦自己透脫生死不得。況復展轉將路布窠窟解路傳授與後學。遂成一盲引眾盲相將入火坑。豈是小禍。復令正宗只見淡薄祖佛綱紀委地。豈不痛哉。所以學道先須擇正知正見師門。然後放下複子不論歲月。用做事綿綿相續。不怕苦硬難入。參取管須徹去。不見睦州道。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既操誠日久。大經鉗鎚洪鑪煅煉。日近日親田地穩密。只更辦悠久管帶。使如證如悟始終無間。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物物頭頭有出身處。不墮塵機不為物轉。鬧市裏十字街頭活浩之中正好著力也。

五祖老師平昔為人最捷徑。每示徒多舉古德有漏箴籬。無漏木杓。大乘井索。小乘錢貫。覷面相呈時如何。分付典座如何是玄旨。壁上掛錢財。謂學人你若使與麼會得徹底去。便可罷參。所謂唯此一事實。直得赤心片片不隔一絲髮許。若真究得到此田地。始堪提持綱宗傳正法眼也。

示昇禪人

參問之要在專一。不強作為只守本分。須根脚有透脫處。明見本來面目。蹋著本地風光。初不改移尋常行履而表裏一如。任運施為不立奇特。與汎常人無以異。喚作絕學無為閑靜道人。而自處之際不露心迹。直得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窺不見。始是朴實頭著實處也。養來養去日久歲深。世法佛法打成一片。混融無際力用現成。透脫死生豈為難事。但患證入處不諦當。胸中有物則留礙也。要急相應。當須旋有旋消。如紅鑪著雪相似。自然廓然安靜得大解脫也。但自退審。親附知識不為不久。所以履踐處還有端的落著也未。若有落著。更疑箇甚麼。直下不起一念脫體承當。一處纔真千處萬處豈更別也。祖師只要人見性。諸佛只令人悟心。心性既真純一無雜。則四大五蘊六根六塵一切萬有無不皆是自己放身捨命處。等閑蕩蕩地。如日普照。如虛空無邊量。豈以有限身心返自拘局令不快活耶。

古人十年二十年只要參透。一透之後便解作活計。如今豈是欠闕。但不起要情。不生執著。隨力遇緣靡不通徹。唯貴專一純靜。雖幹事緣亦非外物。攝歸自己即為妙用。八萬塵勞即時化作八萬波羅蜜。更不須別參知識。於日用中度無量數眾生。成就無量數佛事。歷涉無量數法門。皆從自己胸中流出。豈有他哉。所謂百尺竿頭須進步。大千沙界現全身。

示民上人

學道深宜退步體究。但以死生為念。世諦無常是身非堅久。一息不來便是異世。他生或若論入異類。轉更千生萬劫無出徹處。幸而今富有春秋正好著力。念念趣向心心不移。向根脚覷捕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驀然透徹如桶底子脫有歡喜處。極奧窮深。蹋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坐得斷把得住。以無心無為無事養之。二六時中更無虛過底工夫。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便是箇了事衲僧也。不圖名不苟利。壁立萬仞滴水滴凍。辦自己透脫生死事。不管諸餘。不動聲色。不驚群眾。翛然獨脫真出塵羅漢也。切宜信而履踐。

昔蒙山惠明道人自黃梅趨遂廬老到大庾嶺。及之遂咨稟。不為衣鉢來。只為法來。廬乃令坐於磐石冥心。因語之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正當恁麼時。一物不思。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明依言斂念。尋有省發。乃復問廬。為只這箇。為當更別有密意。廬云。我若向你道即不密也。只如上說。汝若會即密在汝邊矣。蒙山乃了了無疑。將知密意即是密印。若體得老僧所示。心地豁然。密印豈在別人邊。密說顯證皆只於剎那頃。纔生心動念即沒交涉也。

示心道者

有祖以來直指此一段大因緣。政為透脫生死須是上根利智。超言詮出情域。不以世緣彼我高低強弱衰榮為意。徑於自己根脚下了悟。取本來清淨寂照虛凝輝騰今古迴絕知見底本分事。便翛然獨立。萬象不能藏覆。千聖無以擬倫。等閑蕩蕩地一物不思一物不為。自然無欲無依超諸三昧。更說甚建立門戶差別作為。直下坐斷壁立千仞。凡亦不拘聖亦不管。方是了事衲僧。身心如枯木朽株寒灰死火乃真休歇也。所以從上來只貴忘懷獨得。既得之後不立我見不自貢高。任運縱橫如癡似兀。始稱無為無事道人行履。設使三五十年亦不變亦不異。至於千生萬劫亦只如如。所謂長久最難得人也。若一往恁麼信得及透得徹。不憂不能度世。跳煩惱生死坑。唯在當人諸根猛利。超毗盧越祖代亦不為難。此真大解脫門也。

達磨祖師初來少林。九年面壁冷坐深雪之中。得箇可祖。洎勘證所得。只禮三拜依位而立。此豈涉許多言詮耶。要須直下領取。透頂透底纖芥無違。現成撲不破萬機莫能到。然後於無住本中流出一切融通無滯。百千作為皆我妙用。處處與人抽釘拔楔令各安穩去。豈不省要哉。

玄沙一日見人[打-丁+昇]屍過。指而示眾。四箇死漢[打-丁+昇]一箇活漢。若隨情見却是玄沙自相顛倒。若以向上正眼離見超情。乃知玄沙為人極是親切。是故透脫須出他陰界。不見古德道。白雲淡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果是真實諦當。聊聞舉著便知落處。可以透脫生死。不在陰界中窒礙。如鳥出籠自由自在。自餘一切機用言句。只一截便休。更不落第二見也。

示照道人 (尼)

釋門奇特徑截超證。速與般若相應。無出禪宗。此乃如來最上乘清淨禪也。自靈山拈花金色頭陀微笑。迦文付授涅槃妙心正法眼藏教外別行單傳心印。歷代四七至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論凡聖久近。但根器相投一念透脫。更不假三僧祇劫。便證本來圓成淨妙。調御是故游泳此宗。資大法器。從初立志歧步便要超卓。所謂立地成佛。暫時斂念便證無生。不立前後際。不從他得。惟是自己分上猛利操修。如斬一縷絲。一斬一切斬。性靈瞥脫。前念是凡後念是聖。擬不擬凡聖一如。含吐十虛。更無方所。永嘉道。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法華會上龍女獻一珠即成正覺。豈非轉念便證妙果耶。蓋此法天地不能覆載。虛空不可包容。蘊在一切含靈根脚。為一切依倚。長時淨保保無處不周。但為情識所拘聞見所隔。妄認緣影為心四大為身。不能證得此正體。所以諸聖以悲願力指出示人。令一切群生有根器者回光返照單拈獨證去。只如龍女所獻之寶。即今在甚處。若纔舉著便和坐子承當得。終不向語言中作解會。心機意想裏作窠窟。便與靈山無垢世界無二無別也。從上來唯貴最初一念。最初一句念未生聲未發。直下截斷千聖靈機。萬靈印契一時劃破。可不是脫灑自由得大自在要妙處耶。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此箇公案多有涉唇吻商量作機境解會。殊不稟宗猷也。要須是箇生鐵鑄就底方能逆流超證。乃解翻却二老鐵船。始到壁立萬仞處。方知無許多事。

示倫上人

一切有心。天地懸隔酌然。如今透關不得。只為心多執重。若脫然摒當到無心之地。一切妄染情習俱盡。知見解礙都銷。更有甚事。是故南泉云平常心是道。然纔起念待要平常。早乖差了也。此最為微細難湊處。沒量大人到箇裏踟躕。何況學地。直須抵死謾生咬嚼教斷。直似大死底人絕氣息然後甦醒。始知廓同太虛。方到脚蹋實地深證此事。明得徹。信得及。等閑蕩蕩地百不知百不會。纔至築著便轉轉轉。更無拘制亦無方所。要用便用要行即行。更有甚得失是非。通上徹下一時收攝。此無心境界豈是容易履踐湊泊。要須是箇人始得。若未如此。當須放下身心。教冥然地無一毫許依倚。覷來覷去日久歲深。自然蓋天蓋地觸處現成。未有天生釋迦自然彌勒。阿那箇在娘肚裏便會。直應快著精彩。時不待人。驀然一咬咬斷也不奈你何。大丈夫須到自得自由自在處始得。

示正上人

參請固欲利根乘機便領。初無凝滯。亦須深信純熟取效長久。向衣單下作工夫。所謂休去歇去。唇上醜生去。如古廟香爐去。蓋此乃透脫生死超凡情越彼岸。尤宜大忘人間雜務。辯利聰明未出世間只增虛妄。祖師西來唱此一段。要人直下徹證。了却

無始無明住地令淨盡無遺。明證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雖千聖萬聖出來不移易絲毫許。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可只隨言逐句作機境事路布。圖廣知見待欲勝人而取名利哉。固非此理。既是有志之士。一等踢破草鞋須究箇徹頭處。只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對云東山水上行。他豈不是徹了恁麼道一葉落合知秋。更待言句上生言句。知解上作知解。爭得徹去。若體得雲門此意。古今言句一時穿過。但辦肯心與麼靠將去。甕裏豈曾走鱉。是故古德云。靈利漢聊聞舉著別起便行。

示性然居士

道山性與道合。喜恬靜不尚藻飾。宿蘊深信尤慕玄學。每宴寂通宵徹夕冥默。內照瑩徹如冰壺玉鑑表裏洞然。而蔬食長齋究向上宗乘。徧參知識一以誠至。探窮有年歲矣。始則循見歷語句合頭窠窟八穴七穿游歷築底。其志愈確。驀地脫去。直徹佛祖心性淵源。深入理妙踐履。說宗二通。融攝涅槃生死。到身心一如勝淨之地。機智增明頓轡自樂。久之猶不自己。圖就諸方達道上上大機。碎佛見法見。大用明了上頭關捩。展拓烹煨鑪鞴。擺撥玄妙擇摒廉纖。提持殺活綱宗。超脫聖賢闔域。正到辯邪正識休咎知進退別機宜誠實之地。恰欲整安閑之車。游虛寂之境。徑直湊無為無事。羅籠不住呼喚不回。超毗盧越釋迦。莊嚴清淨自在大解脫之域。適以世緣暫時挽綴。渠處之亦翛然。有志之士以無量阿僧祇為頃刻。當亦綽然遂本源爾。乘涼相過遇紙筆作此。

示慧空知客

諸佛出世祖師西來。鞠其旨歸斷無他事。唯以同體大悲無緣等慈揭示此段大因緣。圖利根上智越格超宗直下領略。所謂教外別行單傳心印。是故於十萬眾前拈花。只有迦葉特證不覺微笑。由是釋尊付授。而達麼游梁歷魏尋人。在少林面壁久之。獨得二祖深信。立雪斷臂。一言之下安心遂傳衣鉢。此豈小事哉。蓋從上來皆聖賢應世主勝根強。龍象蹴蹋。源既淵深流不短淺。自四七二三之後。間世英靈相繼傑出。如思護馬師石頭寰中獨步。德山蕪疏鈔。臨濟燒禪板。藥嶠天皇百丈黃蘗及五家宗主。各立門風如布縵天網。垂萬里鉤。莫不透頂透底。有過千萬人作略。出沒卷舒擒縱照用權實豈只守一途一轍一知一見。存窠臼立知解。死水裏浸殺。以實法繫綴人。所以徧寰海列剎相望數百年綱宗不墜。的的相承源源相繼。非單見淺聞皮膚幽陋所能負擔。要是蘊卓識奇姿歧步越佛祖器量蓋天蓋地。初出窠來迥然殊絕。先了却自己根脚。靠本色咬猪狗手段。大達宗師向順違境界透脫。辦粉骨碎身志見。圖大不圖細。圖遠不圖近。於千艱萬苦至難至嶮如銀山鐵壁處放身捨命撒手那邊承當此大事因緣絕情離見歇却狂機業識。闢大解脫門。了却自己生死大事。酬初發心志。視六根四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性如虛空狂花亂起亂滅。唯全稟承不思議乃祖乃佛所證廓徹靈明廣大虛寂金剛正體。深根寧極。餉間舉一毛一塵一機一句。靡不從根本中發。雖謂之大機大

用。早是胡亂名摸了也。更向甚處著心著性著玄著妙著理著事。到箇裏如紅鑪上一點雪。聞禪與道削迹吞聲猶未是極致。況其餘光影色聲山河大地露柱燈籠。眼見耳聞擔枷抱鎖。豈不見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睦州現成公案。子細看來渠已是入泥入水老婆心切。所以道。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上須草深一丈。自餘方便門軒知是不得已抑而為之。是皆從上來大善知識垂慈運悲作異世標榜。使有志之士窮到撲不破處八面玲瓏。匪唯自利亦以利人。傳無盡燈。續佛惠命。自唐歷五季以至國初。負重望據祖位龍馳虎驟奔南走北。與人拔楔抽釘解黏去縛者何限近世。不道無人。求全材獨脫。奮本分鉗鎚。啟作家鑪鞴。誠不可多得。蓋緣師因循淺陋。資又無深根固蒂。只圖易曉便如膠漆。使祖宗無上道妙高遠大機或幾乎絕矣。尚賴後昆有拔類離倫底。與古為儔不顧是非。得喪彼我取捨。以鐵石心辦不可卷不可移之志。攻苦食淡不怕艱難向前體究。可以繼芳躅續往世高風。為人間明燭。作昏衢日月。此私心常所渴望者也。今既憤悱圖起發。切在盡始盡終。擇海上具殺人不眨眼手段宗師。圖取徹去則豈唯酬自己超方本心。抑亦於佛法大海出一隻手。矧此門絕人我離愛憎。只貴正知正見。安在乎論誰家之子哉。等是曹溪門下。何有彼宗此派於其間也。

示張直殿

契證佛祖道妙。最宜上智利根忘懷體究。不墮機境直下拔萃超群。虛心領略直得圓明廣照。透地通天徹生死根源。出葛藤路布。胸中灑落一念不生前後際斷。一句當陽脫去解會。諦實取證了無疑惑。如昔則老問青林如何是佛。對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渠便入語言作道理。便謂丙丁是火更來求火。如我是佛更去問佛。及至法眼窮撥正。他即大不信。及翻然投誠。法眼亦只如前云云。渠大悟。蓋當風證驗始解回光。更不作惡知惡解。當下如暗得燈如貧獲寶。此豈小事哉。誠實諦信千萬億劫長得受用。是故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若得此道斷不在言句上。後番纔有言句。知得底裏便七縱八橫顛來倒去。脚踏實地。迺不隨語生解。遂能自在出沒予奪。莫不窮源極本。從上大達之士無不經此場地琢磨煅煉方堪行持。但熟處放教生。生處弄令熟。悠久得大機大用。見一切萬變千化皆即識得破。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選甚放光動地。千百萬億佛來也不消箇了字。巖頭云。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唯向上轉不落下風。便是急著眼處也。擬議不來。便喚却眼睛也。正宜快斷割取。久之純熟。與摩詰龐老無以異。

示胡尚書悟性勸善文

人人脚跟下本有此段大光明虛徹靈通。謂之本地風光。生佛未具圓融無際。在自己方寸中。為四大五蘊之主。初無污染本性凝寂。但為妄想倏起翳障之。束於六根六塵為根塵相對黏膩執著。取一切境界生一切妄念。汨沒生死塵勞不得解脫。是故諸佛祖師悟此真源洞達根本。憫諸沉淪。起大悲心出興于世正為此耳。達磨西來教外別行

亦為此耳。只貴大根利智回光返照。於一念不生處明悟此心。況此心能生一切世出世間法。長時印定方寸。孤迥迥活鱗鱗。纔生心動念即昧却此本明也。如今要直截易透。但放教身心空勞勞地。虛而靈寂而照。內忘己見外絕纖塵。內外洞然唯一真實。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依他建立。他能透脫超越得如許萬緣。而如許萬緣初無定相。唯仗此光轉變。苟信得此一片田地及。則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便能隨所作為皆是透頂透底大解脫金剛正體也。要須先悟了此心。然後修一切善。豈不見白樂天問鳥窠如何是道。窠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云三歲孩兒也道得。窠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故應探過正要修行如目足相資。若能不作諸惡精修眾善。只持五戒十善之人亦可以不淪墜。何況先悟妙明真心堅固正體。然後隨力修行作諸善行。令一切人不迷因果。知地獄天堂之因皆自本心作成。當平持此心。無我人無愛憎無取舍無得失。漸漸長養三二十年。逢順違境界得不退轉。到生死之際自然愴然無諸怖畏。所謂理須頓悟事要漸修。多見學佛之儒唯以世智辯聰。於佛祖言教中連掠奇妙語句。以資譚柄逞能逞解。此非正見也。應當棄舍。冥心靜坐忘緣體究。逗到徹底玲瓏。於自家無價無盡寶藏中運出。何有不真實者哉。却須先悟了本來。明見即心即佛正體。離諸妄緣。愴然澄淨。然後奉行一切眾善。起大悲饒益有情。隨所作為皆是平等無我無著。妙智顯發通徹本體。善行豈不妙哉。所以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以悟為則莫嫌遲晚。珍重。

示張宣機學士

從上大達之士單提密傳此最上獨脫一著子極為省要。唯務利根上智機應相投直下領略。幾時有如許般次向上向下理性玄妙正偏主賓語言作用。纔生解會即被羈勒更無自由分。是故本分作家終不上人釣鉤落人圈圍。唯自洞明照了。胸次不留毫髮。超然孤高。不與萬法為侶。不與千聖同塵。脫白露淨湛然虛凝。至於涉緣應機如飛劍輪。如聚猛火。安可近傍。語默有無動靜彼我一併截斷。是故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不得已謂之一句。謂之正位。謂之頂門。謂之金剛王。纔得此意歷落通透。情塵意想見解勝智自然銷融。時中寬廣獲大自在。以此修身行己。以此定國安邦。澤及生民位望轉隆心術愈正。而能不居其功不有其德。萬世一時萬年一念。十方猶目擊。造化握掌中。只是箇轉物。回天易地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豈難為哉。既已深諦。更資淘煉。使轉有力量而不勞神。泰然大定豈止窮此生。盡未來際罔不資此。遇同道同證不舉而知不言而契。捨此置而勿論可也。傳曰。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獨迦葉能不覆藏。迺所以為密爾。

示同龕居士傳申之

學士大夫相見多論理性差近根本即廣知見該涉玄妙。通天人之際。會同三教。為通儒以之著述。欲垂名異世。頗顧踐履立節。退聽修賢業有至膚淺要涉獵以資談柄。

尚口好勝用伏同列增長我見。皆非正因。雖賢於拍盲。不知信向。任自己單見淺聞而生毀訾。昧果迷因墮入流俗者。然比之真實虛心潔己。刻苦退步忘懷契證腳踏實地。透根塵絕伎倆。與古為儔。如維摩大士給孤長者之流。克證道果超世出世。只如唐朝裴相國陸亘大夫陳操尚書王敬常侍于襄陽李習之鄭愚韋宙。莫不悉心體究。盡平生得受用我宗。尤洞明出沒窮深極奧。楊大年內翰李駙馬都尉便可與龐居士並驅。蓋具大力量。在仕路不捨宰官游方之外。提佛祖巴鼻。鉗鎚世人。操同事攝。向鴛鴦行中出。作方面與大宗師為內外護。豈非夙昔承靈山記荊。發百劫千生煉磨願行。而闡如是機緣耶。近世佛法雖澆漓。而衣冠貴胄深信者極夥。殊有古風。要是前三流中相半儻。有志乎此段。須攀上上大機。勿作中下體度。則超凡出塵得大解脫為不難。唯是專一久長。逢境界惡緣直截撥斷。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李渤拾遺出守九江。與拭眼歸宗相值一面投契。一日驀問。教中道芥子納須彌豈有是理耶。歸宗云。人傳公為李萬卷是不。對曰然。宗云。觀公身不滿三尺。萬卷書甚處著。李即領旨。此豈可與著相執情守見者論量哉。要是因指見月。忘筌罟得魚兔者根器。乃可以不守方便窠窟爾。直一舉便知落處。然後穎脫到七通八達之地。顯大受用矣。

韓文公問大顛。愈公務事繁。佛法省要處請師一言。顛只據坐。公罔然。是時三平侍立。即撫禪床一下云。侍郎。和尚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文公大喜曰。禪師佛法峭峻。愈却於侍者處有箇入處。利根種性一撥便轉。看他師資互作方便。向不可名不可言處發揮。非韓公俊快安能領略。所謂揮斤者敏手。亦須受斤者有不動之質。然後二俱入妙。不然則成一場漏逗爾。觀此那假日日入室朝朝咨參。是故昔人隔江招扇渠便橫趨而領。今恁麼形紙墨。迺知而故犯也。

示黃聲叔

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子細點檢已是涉水拖泥。況其餘周遮。則通人分上宜乎峭絕。豈容紛拏。蓋此箇獨許灑灑落落。雖電卷星馳未免蹉過。只恁麼舉覺。過犯彌天。如未相逢未舉意時。直下領略。存乎其人。不可更教形文彩作知解去也。珍重珍重。

示曾待制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天下參問以為模範。作異解者極多。唯直透不依倚不作知見便能痛領。纔有毫髮見刺則黑漫漫地。豈不見法眼舉問覺鐵觜。趙州有箇庭前栢樹子話是不。覺云和尚莫謗先師。先師無此語。但恁麼體究。便是古人直截處也。

巖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者云。一物不將來。未審放下箇什麼。州云看你放不下。巖陽遂大悟。後來南禪師有頌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擔

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為知己。寥寥千百年。清風猶未已。但試自頻舉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驀然便省也不難。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此又直截省要也。無事虛心靜慮。且下鈍工夫只管舉看。久之當自有入處。

示呂學士

初祖達麼到梁見武帝。合下只用箇頂[寧*頁]上一著子。而武帝不薦。使人到今扼腕。後來多少人汨泥汨水去它脚迹尋卜度。作百千異解。要且不曾夢見。只是機緣上生機緣。見解上起見解。所以道劒去遠矣爾方刻舟。當時能截斷箇胡漢。則不到帶累人處。所謂知恩方解報恩。且作麼生截得它斷。

寄蜀守蘇仲虎

大法本平常。在利根精敏寬通。不作聰明了之為易入。每患知見太多。遂汨此源轉窮轉遠莫能透徹。若一切平心心亦了不可得泯然自盡。則本性圓明混成不假造作。截流深證。無過與不及處。乃造天真機要。所謂著手心頭便判是也。日用之間常令成現。豈不泰定哉。古人悟心。悟此心也。發機。發此機也。自可萬世不移。只守閑閑地超然獨得。更無對待。若有對待則成兩立。便有彼我得失。莫能脚踏實地更進一步一法不立。然後帖妥明見本來人。去却胸中物。喪却目前機。脫體安穩永離退轉。得無所畏方便。可以拯濟群靈。政須長久相續無間乃善。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上終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嗣法 子文 編

示黃太尉鈐轄

此道幽邃極於天地未形。生佛未分。湛然凝寂為萬化之本。初非有無。不落塵緣。煒煒燁燁莫測涯際。無真可真。無妙可妙。超然居意象之表。無物可以比倫。是故至人獨證穎脫泯然淨盡。徹此淵源。以方便力直下單提。接最上機。不立階級。所以謂之宗乘教外別行。以一印印定。遂撥轉關捩。不容擬議。至於拈花微笑。投針舉拂。植杖抵几。瞬目揚眉。悉出窠窟。理道語言路布。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瞥然迅急萬變千化曾無依倚。透頂透底截斷籠羅。只許俊流不論懵底。正要具殺人不眨眼氣槩。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然後特達絕死出生超凡入聖。蘊遠見高識。居常不露鋒銜。等閑突出則驚群動眾。蓋深根固蒂覷破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與即今日用無異無別。既能行持有力。堪任重致遠。得大自在。促三祇為一念。衍七日作一劫。猶是小小作用。況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乃家常茶飯爾。昔裴相國得旨於黃檗。楊大年受印於廣慧。維摩手搏妙喜界。龐老一口吸西江。豈難事哉。唯直領此大因緣而已。既有此道之基本。時中能不聽人處分。略操勇猛向應酬指呼之際。著眼運快機利智。轉一切萬有回自己。掌握舒卷縱擒則與上來大達抱道蘊德踐履純熟之士豈有異耶。但使源源相續無間斷。便是長生路上快活人也。祖師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纔於轉變處得幽深之旨。向流動時徹見本性。超出二邊不居中道。安可更存違順憂喜愛憎令罣礙自受用哉。以心傳心以性印性。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樂易平常無為無事。遇境逢緣不消一筍。德山行棒臨濟用喝。雲門睦州風旋電轉。何遠之有。唯不徇情轉。蓋色騎聲超今越古。向百草顛頭快行劔刃上事。所以道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鳥窠吹布毛。俱胝一指頭。趙州三喫茶。禾山四打鼓。雲門須彌山。洞山麻三斤。鎔瓶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醞醐為一味。不出至微至奧無上道妙矣。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復徵既一物不將來教某放下箇什麼。州云看你放不下。渠即大悟。豈不是靈利。解言下返照。直截透徹忘懷絕念。大解脫根源。蹋著本地風光。契合本來面目。以此一句證却則千句萬句根塵俱謝。默契心宗便非他物。後來便伏毒蛇降猛虎。顯不可思議靈驗。豈不為殊特哉。

送雷公達教授

靈山釋迦文。百萬億賢聖會集。龍象如林。皆超群越眾大器大根。可以迎風投契。隔嶽隔海領略。豈止聞一知十。舉毛塵徹見至微至隱底蘊。宜乎未明先見不遺毫髮。及至拈花。獨金色頭陀微笑。黃面老迺開懷展手了不覆藏。便道吾有正法眼涅槃心分付之。令善護持。厥後果的傳二十八世。雅當開證初祖。到今流通真規不墜。是時

文殊普賢彌勒金剛藏觀世音悉拱默聽之。何也。嘗鞠其至趣。蓋當授受之際。豈不慎許可而然哉。雖以眼照眼以聖繼聖。羽翰步驟體裁莫不絕去蹊徑。唯單提獨用向上一著子。寔千聖不傳之妙。萬靈景仰之宗。出格越情絕凡脫聖。輝天焯地耀古騰今。是故歷二千年渾如目擊。只阿難詢由來。謂金欄之外別示何法。迦葉遽呼。待渠應諾即云。倒却門前剎竿著。此與向來拈花微笑何所異同。則綿綿聯聯初無二致。傳燈錄寶林傳所載。靡不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所以達磨唱云。直指人心教外別行。故不忝爾。滄山云。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堦壑。著破布百衲頭鬚腳踉蹌。稠人中看之不直半分文。驀地打徹翻。却無量生業識種子。向百不知百不會處信口道信手拈。不知有底如鴨聽雷只眨得眼。後來禿頭便領千群萬眾若固有之。往往大有道宗師比比皆是。至如居貴勢作卿相。如裴相國陳操尚書白樂天王常侍本朝楊大年文公李都尉駙馬。驚群敵聖信徹見透受用無盡。率皆稟奇謀異見不蹈襲世間而圖出世間津梁迺如此。山僧所稟寡昧。偶憤發欲攀躋先哲所造詣。殊無過人作略。但操守久之。以微有信。因不善晦出而為人蹉跎四十餘載。每遇傑出英才。必傾倒羅列。隨所向任機緣專一。唯在箇中撥轉一句一言透頂透底。明千聖頂上得大自在解脫力用而已。果能有濟度。盡六地群靈舉而置之安樂無為無事穩密之地。則與迦文金色下至六代祖唐宋大達將相豈有異耶。源深流長根牢蒂固。不妄許與。迺為真實諦當英靈豪俊解脫大士也。

巨濟了然朝奉

根脚下各具此段。惟宿植深厚之士於世諦緣輕。有力量能自擺撥。長時退步孤運獨照潔清三業。端坐參究妙省明脫。向自己分上離見絕情壁立萬仞。放舍無始劫來深習惡覺。摧碎我山枯竭愛見。直下承當。千聖莫能移易。萬象不可覆藏。輝天焯地。乃佛乃祖直指妙嚴清淨本有金剛正體。向百匝千重不能辨別處著得眼。八縱七橫了無分割處下得刃。機出物先言超意表。灑灑落落湛湛澄澄。轉變自由力用活脫。於從上來克證上流。同得同用無異無別。等閑地只守靜默。初不露鋒鋷似箇癡兀人。隨緣放曠飢餐渴飲與常時無以異。所謂不驚群動眾。密密顯用發大機。久之到純熟安閑穩實之地。更有甚閑東破西煩惱生死可拘束得。是故古之有道宿德。令人既脫根塵當弘密印。三二十年做冷寂寂地工夫。纔有纖毫知見解路隨即掃擷。亦不留掃擷之迹。撒手那邊全身放下。硬糾糾地得大快活。唯恐知有。如是作略知則禍事也。始是真實踐履也。不見三老師趙州洞山投子皆贊重無心境界。實欲後學也與麼去。若呈機關語言辯慧知解。正是染污心田。卒未能可以入流。靈山拈花少林面壁。多少人穿鑿。不依本分。殊不知將口頭聲色捫摸作用。大似刺腦入膠盆。若是俊流他應不爾。已能探討必意其遠者大者。到結交頭驗諦實。所以得底人雪鼻涕亦無工夫。且道他向甚處行履。將知教外單傳。不是造次承當。望空搏邈一一透頂透底蓋天蓋地。如師子兒游戲自

在。軒豁時直是軒豁。綿密處直是綿密。雖只是一段脚跟。到究竟須自著精采乃為實頭受用。

示張仲友宣教

要探蹟此箇大因緣。惟利根上智終較省力。然須用作一段緊要事。常時靜却己見。使胸中脫然回光覷捕。內外虛寂。湛然凝照到一念不生處。徹透淵源。儵然自得。體若虛空莫窮邊量亘古亘今。萬象籠羅不住。凡聖拘礙不得。淨保保赤灑灑。謂之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一得永得。盡未來際更有甚生死可為滯礙。至於小小得失是非榮枯寂亂。直下截斷。把得住作得主。長養將去。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只是切忌起見作承當。便落彼我必生愛憎。不能脫灑也。此箇無心境界無念真宗。要猛利人方能著實。祖師西來只是直指人心。令人見性成佛。既明信入此心信得及。萬緣放下。常令胸次空勞勞地。此長養聖胎入真正修行也。

若確實未有箇諦當處。時中逢境遇緣即紛紛擾擾。易得隨一切物轉。長墮在生死纏縛中。應須快著精彩。但念無常。以生死為大事。向逐日日用之中。行時行時看取。坐時坐時看取。著衣時著衣時看取。喫飯時喫飯時看取。直下脚跟有箇發明處。深信此大事因緣。從空劫那邊以至父母未生前。合下圓明朗照。只如即今日用之中又何曾虧欠。一處透得。千處百處無遺。所謂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則一塵纔舉大地全收。遍法界都盧是箇自己。更向何處著眼耳鼻舌身意。軒知無二無別。如水入水如金博金。真如如實際大解脫也。

昔于頔相公裴休相國。本朝楊億內翰李遵明大尉。皆稟利根種智。長與方外老宿辦心參究。悉有契證。不失為賢達。蓋根性非於一世薰炙也。于公見紫玉問佛。紫玉呼。渠應喏。玉云只這是。裴公問黃蘗高僧。蘗云更莫別求。楊大年參透廣慧老。有頌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喚作狗。擬欲翻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李都尉見石門大悟。有頌。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拌。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四心所謂豈有異耶。但發明心地直透本根。既爾諦實。隨所作用無別道理也。

五祖老師常問。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畢竟心在什麼處。山僧常時示參眾。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底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若體究得畢竟心落處。即領略得一口吸盡西江水。纔生異見起一念疑心。即沒交涉也。要須放下諸緣雜知雜解。令淨盡到無計較處。驀爾得入。即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也。

示德文居士

樸實頭脚跟著地修行淨意是大便宜。所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然見性悟理情念俱捐。胸次廓然離一切相。融徹虛通然後透頂透底物我一如。生與死齊。佛與眾生等。至於動靜語默觸處逢原。舉一毫一塵靡不該收。然後日用之中如踞地師子誰敢當

前。乃一相一行。得徧行三昧。根機既脫一出無心。纔有纖微悉皆截斷。方是向上人行履。所以古老貴參玄之士先悟妙心。行無修之修。證無證之證。不用向外馳求。只自回光便了。不見古人投機隔江招扇。倒却剝竿。豎指吹毛。見桃花聞擊竹。皆是契證處。佛法豈有許多來。正要絕伎倆。當陽便承當。即是安樂修證之地也。

示興祖居士

脫虛妄纏縛。破生死窠窟。第一要根器猛利軒豁。次辦長久不退之心。俾力量洪深。境界魔緣撓括不動。而以佛祖大法印定本心。此心乃真淨明妙卓然獨存。虛空世界有成壞。此段初無改移。直下專一操存探究。令透頂透底物我一如。徹下通上只箇金剛正體。了了無毫髮遺漏。瑩徹玲瓏萬年一念。初縱未全抵死擺撥。日近日親絲來線去養得純熟。向二六時一切境中。著著有出塵之意出身之路。持清淨戒而無執戒之念。浩浩修行而不存功用。一往不留蹤跡。自然與古來得道之士同儔。是故耆宿論悟入修證。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正要人作無間道中工夫也。況生死事大。多少人臘月三十日脚忙手亂。大率在平時安穩一往羸浮隨塵緣輓了。逗到時節到來。臨渴掘井豈做得辦也。人生一世不早回頭。百劫千生等閑蹉過。今既知有此段。只在堅固向前。損諸知見撥棄妄緣。長教胸中灑灑落落無一塵事。或妄想起急須撥置。令惕然無住本性常明。明亦不取。凜凜如吹毛劍誰敢當鋒。一切語言道斷心行處滅。要行即行要住即住。聖亦不收凡亦不屬。豈不是了事凡夫耶。所以從上來人誨示訓導。唯務無心。非無真心。但無一切淨穢依倚分別知解執著之心耳。此發心學道悟入修行方便次第也。

示超然居士 (趙提刑)

曹山辭。悟本問向甚處去。云不變異處去。復徵云不變異豈有去也。答云去亦不變異。自非蹋著實處。安能透徹如此。豈以語言機思所可測量哉。蓋履踐深極到無滲漏之致。然後羅籠不住。學道之士立志外形骸一死生混古今絕去來。要須攀上流造詣至真諦實淵奧闔域。打辦自己拔白露淨。無絲毫意想墮在塵緣。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無些氣息。心心無知念念無住。千聖出來移換不得。乃可以向枯木上生花。發大機起大用興慈運悲。乃無功之功無作之作。豈落得失是非哉。纔留一毫毛則抵牾於生死界。自己未能度安可度人。維摩大士不住金粟位。入酒肆姪坊作大解脫佛事。

示魏學士

觀面相呈即時分什了也。若是利根一言契證已早即當。何況形紙墨涉言詮作路布。轉更懸遠。然此段大緣人人具足。但向己求勿從它覓。蓋自己心無相虛閑靜密鎮長。印定六根四大。光吞群象。若心境雙寂雙忘。絕知見離解會。直下透徹即是佛心。此外更無一法。是故祖師西來只言直指人心教外別行單傳正印。不立文字語句。要人當下休歇去。若生心動念。認物認見弄精魂著窠窟。即沒交涉也。石霜道。休去歇去。直教唇皮上醜生去。一條白練去。一念萬年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但信

此語依而行之。放教身心如土木如石塊。到不覺不知不變動處。靠教絕氣息絕籠羅一念不生。驀地歡喜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四大五蘊輕安。似去重擔。身心豁然明白。照了諸相猶如空花了不可得。此本來面目現。本地風光露。一道清虛便是自己放身舍命安閑無為快樂之地。千經萬論只說此。前聖後聖作用方便妙門只指此。如將鑰匙開寶藏鎖。門既得開。觸目遇緣萬別千差。無非是自己本分合有底珍奇。信手拈來皆可受用。謂之一得永得盡未來際。於無得而得。得亦非得。乃真得也。若不如此。便落有證有得相似般若中。却不究竟也。既豁然達得此根本分明。然後起力作用正好修行。二六時中孜孜履踐。不取一法不捨一法。當處圓融處處是三昧。塵塵是祖師。而不留勝解之心。專行無人無我平等一相大道。奉戒持齋精修三業。令純淨無染滴水滴凍。乃至六度萬行一一圓通。發大機啟大用。展轉令一切人信此參此悟此。須行解相應。慎勿作撥無因果漉漉蕩蕩魔邪見解。纔作此即謗般若却招惡報去。所以佛祖垂教謂之清淨明誨。當須依此正因然後當證妙果。所有一生力量正要透脫死生。若一念圓證念念修行。以無修而修無作而作煉磨將去。於一切境不執不著。不被善惡業緣縛。得大解脫。到百年後憮然獨脫前程明朗。劫劫生生不迷自己。便是千了百當。此皆顯不落言詮玄妙機境之致。應當冥心體究。俾透徹塵勞。證清淨妙果。

示嘉仲賢良

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此諦實之言也。但心真則人佛俱真。是故祖師惟直指人心。俾見性成佛。然此心雖人人具足。從無始來清淨無染。初不取著。寂照凝然了無能所十成圓陀陀地。只緣不守自性妄動一念。遂起無邊知見漂流諸有。根脚下恒常佩此本光未嘗曖昧。而於根塵枉受纏縛。若能蘊宿根。遇諸佛祖師。直截指示處。便倒底脫却膩脂衲襖。赤條條淨裸裸直下承當。不從外來不從內出。當下廓然明證此性。更說甚人佛心。如紅爐上著一點雪。何處更有如許多切怛也。是故此宗不立文字語句。惟許最上乘根器。如飄風疾雷電激星飛脫體契證。截生死流破無明殼。了無疑惑直下頓明。二六時中轉一切事緣皆成無上妙智。豈假厭喧求靜棄彼取此。一真一切真。一了一切了。總萬有於心源。握權機於方外。而應物現形無法不圓。何有於我哉。要須先定自己落著。立處既硬糾糾地。自然風行草偃。所以王老師十八上便解作活計。香林四十年乃成一片。塵勞之儔為如來種。只在當人善自看風使帆。念念相續心心不住。向此長生路上行履。即與佛祖同德同體同作同證。況百里之政併在手頭。安民利物即是自安。萬化同此一機。千差並此一照。盡剎塵法界可以融通。何況人佛無異耶。

示方清老

老達磨來自竺乾豈嘗持一物。及游梁歷魏面壁少林。無人識渠。獨可祖効勤立雪斷臂。始略垂慈。由此即心。若謂無言從何而入。如謂有言向伊道甚。將知須是箇人

始十分領略。乃無滲漏。所以入此門來。要是根器猛利。能疾速棄捨從前知見解路。使曾次空勞勞不留毫髮。洞照虛凝言思路絕。直契本源泯然無際。自得本有無得妙致。方號信及見徹。猶有無量無邊難測難量大機大用在。儻留些能所墮在緣塵。則卒急未便相應。是故古德勸令直下休去歇去。此段譬如快鷹鷂梢雲突日迷風背箐掀騰。直截不容擬議。苟或躊躇乃蹉過也。其為教外別行。從可知矣。既有志於是。請放下著。觀體承當。一切成現。則初祖不曾來。自己亦無得。

示李宜父

此道最徑要不出一言。而此言非佛口所宣。非諸祖所道。若謂即心非心即佛非佛。則刻舟守株了無交涉。若嘿識此言。豈墮唇吻。趁塊之流遂妄卜度。以為瞬揚舉動未夢見在。殊不知從上來體裁步驟且不是作聰明立知見論權實照用境界。抑不得已遂按下雲頭棒喝交馳星飛電擊。俊底聊聞即知落處。且畢竟是那一言。莫是栢樹子須彌山露親睹普錯俱見知麼。莫是擔板漢勘破了喫茶去珍重敢保老兄未徹在歇去參堂去麼。並是依草附木精魅。有底道是也。祖師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便是錯認定盤星也。直須待桶底子脫。如睡夢覺大徹大悟。然後可以承當此言也。

示韓通判

透脫要旨唯在歇心。此心知見生即轉遠。直下歇到無心之地。虛閑寂靜。雖萬變千轉非外非中。了不相干。自然騰騰任運照應無方。便可以使得十二時。用得一切法。根本廓然。不形彼我愛憎得失去來。所謂任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示張國太

此段大因緣乃佛乃祖特行獨唱。接上乘人利根明敏之士。要超情離見覺機。關活卓卓地透漏。未舉先諳未言先領。纔有朕兆。一剪剪斷。直下不明他事。終不向意根下尋思。要須打辦精神當陽承當擔負。如太虛日輪無幽不燭。所以從上古德到單提處不容毫髮編撥將去。使淨倮倮赤灑灑。不與萬法為侶。不與千聖同塵。獨脫超昇自由自在去。是故德山臨濟棒喝交馳。出沒縱擒不在窠臼。至於言語機用一時坐斷。聖凡路絕得失情遣。到大休歇場。更喚什麼作生死。曾次等閑。照亦不立。遇緣即宗。拈得出來蓋天蓋地。據慈悲方便落草商量。正要令利根人撥去妄緣惡覺知見。徹空空處。空空亦不存。心如太虛。森羅萬象無不包含。印定頭頭處處得大解脫。乃名了事底人。亦尚未當得向上行履。若論向上行履。千聖密傳處。豈止壁立萬仞隔千里萬里。盡大地拈來未有一塵許。謂之大用現前。三十二年長養純熟。便乃契證也。

即心即佛已是八字打開。非心非佛重向當陽點破。不尋其言。一直便透。方見古人赤心片片。若也踟躕。當面蹉過也。

不與萬法為侶底是什麼人。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多少徑截省要。何不與麼承當。更入它語言中則永不透脫。多見學者只麼卜度下語。要求合頭。此豈是

透生死見解。要透生死。除非心地開通。此箇公案乃是開心地鑰匙子也。只要明了言外領旨。始到無疑之地。

昔修山主要見地藏。自陳此番來見和尚。經涉許多山川極是辛苦。地藏指云。許多山川與汝也不惡。渠便桶底子脫去。似此豈假多言。道途之間也須保任始得。

示張子固

大道無方。惟是利根種性一聞千悟。不從外起不自內得。脫然如湯消冰初無得喪。蓋此生佛未分已前。廓徹明妙了無依倚卓然獨存。但一念逐緣背此真體。遂生如許不相應事業。熠熠地飄流無暫停息。取境既熟心源混濁習以為常。見聞皆不出聲色。只以迷妄自縛。及至體究大解脫。渺渺茫茫莫知涯際。識浪滔滔未嘗暫住。故無由造入。而復有宿昔薰炙片善喜樂諦信。要求其所乃是上善。逗到伏膺參叩却黑漫漫地。無它。只是拋離。久不純熟乃爾。如今要直截承當。但辦著身心。冥然叩寂。喪却心機。一如土木。待渠時節到來。儻然自桶底子脫。契此本光。了此湛湛澄澄不變不動清淨無為妙淨明性。固蒂深根到金剛堅固正體。全身擔荷得行。然後方可萬別千差悉歸一致。動與靜一如。心與境俱合。則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舉箇須彌山。道箇庭前栢樹子。一切機境豈從他發。至於行棒下喝擊拄鞞毬。無不一一印定。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自然泰定安閑得休歇處。更疑什麼。要用便用要道便道。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契平常心。不起佛見法見。佛見法見尚乃不起。何況起造業心發不善意。終不作此態度撥無因果。由是得坐披衣。調衛降伏。與無心相應。乃是究竟落著之地。永嘉道但自懷中解垢衣。巖頭道只守閑閑地。雲居道處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曹山道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它一滴。謂之長養聖胎。謂之染污即不得。直須放下却從前作解一切淨穢二邊之像。行住坐臥悉心體究。乃自著底力。非從它人所授。乃是從上古德捷徑也。

示元寶

佛祖大因緣。非名字語言知見解路作聰明起思惟所了。要忘懷忘緣。外空諸相內脫識情。退守清虛安閑澄徹。洞然超諸方便。直透本來妙心。亘古亘今湛然不動。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永無滲漏諦當之地。一得永得無有變異。乃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此如上所說尚是理論。以言遣言以理會理。令人漸有趣向。從前為入理蹊徑拖泥涉水廉纖之論。及至真實提掇何有如是周遮。是故靈山拈花迦葉乃笑。是中豈可容毫髮說底道理。要須透頂透底盡大千剎海一舉便透悉知落處。方諳悉從上來所行正令。德山棒臨濟喝豈小兒戲耶。若具本分作家手段。不須一筭。所以龐老問石頭馬祖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石頭掩其口。而馬師道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豈二端耶。鞠其至趣。同是入泥入水安可高下淺深之。到箇裏直須知有。既知有更須轉去始得。切忌守死語墮窠窟。纔有一毫芒能所作用玄妙理性見刺刺人。卒未撥剔得下。作麼

生透脫死生證安樂無為不動境界去。古人重履踐一門。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是也。切須管帶使得力乃善。

古賢達具大根器。能自證明又能力行之。喚做作二。夫長時只覷自己起心動念。纔有毫髮即及令淨盡。終不用作一種事業。資談柄期勝於人而伏人長知見作能作勝圖聲名。實頭只為死生大事。百劫千生不昧不陷墜。古來大有不惜眉毛為人指出處。雲門覷體全真。臨際坐斷報化佛頭。德山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而靈寂而照。巖頭只守閑閑地一切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趙州道。我見百千箇漢子只是覓作佛底。中間覓箇無心道人難得。但熟味其言休心履踐。它時異日逢境遇緣乃得力也。要當慎護勿令滲漏。乃祕訣也。

裴相國見黃檗言下有契證。更為發揮傳心祕要。再三叮嚀無限量慈悲。于迪襄陽參紫玉。一喚便回頭。重為指黑風飄船見墮羅刹國方得渙然。自古士流肯重此事廢寢忘餐。直下見諦者不勝數。皆由當人根力智見高明爽快。然後能訪尋決擇。今既與古為儔。尤宜力行不退。圖深證深入。勿只尚口頭語言。必使心心不觸物。頭頭無處所始得。

此道貴單提獨證。與祖佛向上機契合。高出心源如擊石火閃電光不容擬議尋伺。直下便透。不落意根情想。以至說理說性於機境語句中作窠窟立解會。遞互傳持說唯心。融地水火風以虛空為量。喚作透根塵下事。只成理論不出教家三乘五性。權立階梯返成鈍置。當須了取未有佛祖已前箇片田地從甚處來。纔有纖毫有所得乃是相似般若。應深辨別勿墮塵機。到臘月三十日。理地不明斷割不去。那時悵惶繆亂悔不可及也。五祖老師常示學徒。須參臨命終時禪。此非小事。設使聰明辯慧八達七通。纖洪理論絲來線去。不出識學詮文。正是打骨董。究竟無截斷處。所以從上古德大有道宗師與利根上智奇特之士。如陸亘大夫王敬常侍裴相國甘贄道人陳操尚書崔群李翱杜鴻漸龐老李勃于頔。本朝楊內翰大年李附馬諸人。莫不探蹟體究八面玲瓏。有脚踏實地處。而能作人所難作行人所難行。為內外護於大法海中津濟帳[打-丁+羨]。不虛出南閩浮提一遭。古人既爾。今豈只守尋常。不以自己死生大事及洪持道妙為至要。放令諸塵緣境牽惹。纏縛名言句數籠羅。無出格之作向上眼目大解脫機為可惜。大丈夫漢已能打破面皮參請。應須通身是眼照破幻緣。金剛寶劍截斷愛網。雖在士流現宰官身。筆頭上好作方便。指揮處好行祖令。使一切聞見皆知因果。俱識起倒。便是與古為儔也。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咄。不可只管落草開眼作夢。也須向頂[寧*頁]上施展始得。

示曾少尹

佛祖妙道唯在各人根本上。實不出本淨妙明無為無事心矣。雖久存誠未能諦實。蓋無始聰利智性多作為而汨之。但教此心令虛閑寂靜悠久。湛湛如如不變不易。必有大安隱快樂之期。所患者休歇不得而向外覓作聰明也。殊不知本有之性如金剛堅固鎮長。只在未曾斯須間斷。若消歇久。驀地如桶底子脫。自然安樂也。若求善知識廣要持論則轉遠矣。惟是猛利根性猛自割斷猛自棄捨。當有證入自知之矣。既知之後知亦不立。始造真淨境界。以公道契之外故強言之。可照之區域之表也。

示蔣待制

此段事天人群生至於佛祖皆承威力。但以群靈雖蘊此而冥昧。枉受沉溺。佛祖達此而超證。迷悟雖殊其不思議一也。是故佛祖開示直指。莫不令一切含靈各各獨了自己本來圓具清淨妙明真心。更不留如許塵勞妄想計念知見。直向五蘊身田回光返照。湛寂如如廓爾承當。明見此正性。此性即心。此心即性。浩浩作為應在六根門頭千變萬化。初不搖動故號常住本源。若達此本力用。所作無不透徹。須是截流而證。若踟躕動念則沒交涉也。唯是當人根性素來純靜深沉為最易為力。只略返照一透便可證入。古人謂此為無盡藏。亦名如意珠。亦號金剛寶劍。要深具信根信此不從他得。行住坐臥凝神寂照。淨倮倮地無間無斷。自然諸見不生。契此正體不生不滅非有非無無實無虛離名離相。即是當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也。古德所以揚眉瞬目拈槌豎拂行杖行喝微言妙句。百千億方便無不令人向此透脫。一纔透得便深徹源。棄却敲門瓦子。了無毫髮當情。三十二年於中履踐。截斷路布葛藤。閑機破境翛然無心。乃安樂之歇場也。所以道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

摩竭掩室。毗耶杜詞。人皆以為極致。殊未夢見渠脚指頭在。大人見大智大用豈拘格量哉。直是痛的的地。恨不兩手分付。那論淺深得失彼我現量紛紜和泥合水耶。且如佛未出世。祖師未來。世界未成。虛空未現。向甚處捫摸要。須喪却機心死却知見脫去世智辯聰放下。直如枯木朽株相似。驀地體得到絕氣息處。淡然忘懷。萬年一念將養保衛。久久純熟。子細返觀。便諳得摩竭淨名來脉也。

趙州臨示寂封一柄拂子送與鎮府大王云。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底。原其高識遠見。豈令人滯於相執於言縛於葛藤耶。唯直了證則活鱗鱗。有出群作略乃能擔負。如水入水似金博金也。

襄陽郡將王常侍參滄山大圓得旨。一日有僧從滄山來。常侍問山頭老漢有何言句。僧云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滄山豎起拂。常侍云山如何領解。僧云山商較即色明心附物顯理。侍云。會便會。著甚死急。汝速回去。待有書與老師。僧馳書回。滄山拆見畫一圓相於中書箇日字。滄山呵呵大笑云。誰知吾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云也只未在。滄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於地上畫一圓相書箇日字以脚抹之而去。看他得底人步驟趣向豈守窠窟。則箇裏若善觀其變則能原其心。既能原其心則有自由分。既

有自由分則不隨他去也。既不隨他去何往而不自得哉。每接士大夫多言塵事縈絆未暇及此。待稍撥剔了然後存心體究。此雖誠實之言。然一往久在塵事中。口以塵勞為務。頭出頭沒爛骨董地熟了。只喚作塵事。更待撥却塵緣方可趣入。其所謂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用而未嘗用。豈是塵勞之外別有这一段大因緣耶。殊不知大寶聚上放大寶光輝天焯地。不自省悟承當。更去外求轉益辛勤。豈為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從朝起正却念。靜却心。凡所指呼作為一番。作為一番再更提起審詳看從何處起。是箇甚物作為得如許多。當塵緣中一透。一切諸緣靡不皆是。何時撥剔。即此便可超宗越格。於三界火宅之中便化成清淨無為清涼大道場也。法華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

示寧禪人

死生之變亦大矣。衲僧家坐斷報化佛頭。不立纖毫知見。直下透脫。要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死死生生死死打成一片。不見毫末起滅輪轉。所以道任是千聖出頭來。終是向渠影中現。試問渠正體作何形段。須知空劫已前由地建立。至於窮華藏浮幢王剎盡未來際亦因他成就。若是上根利智。脫却無始劫來虛妄染污聖凡情量。向脚根下猛省直透。棄捨一切依倚聞見覺知色聲味觸。如紅鑪上著點雪灑然淨盡。無量珍寶於中運出。無邊勝相於中顯現。亦於本心初無彼我是非勝負欣厭。便與本來無二無別。更喚甚作生死。喚甚作小大。冥然岑寂得大安穩。始知從來不曾喪失亦不欠少。豈不見石頭問藥山汝在此作什麼。山云一物不為。頭云恁麼則閑坐去也。山云閑坐則為也。頭云。汝道不為。不為箇什麼。山云千聖亦不識。石頭乃有頌。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尤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看渠師資踐履趣向如此。可不是本分事耶。既圖參問。宜乎追慕。使古風不墜。乃自己行脚事辦也。

示勝上人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若達大道體寬。廓然同太虛空。放懷曠蕩觸處皆真。不拘限量有何難易。信手拈來蓋天蓋地。含育十虛而不作相。若纔作毫毛知見解礙則墮知見。究徹不及返生狐疑。所以此道唯務大根利器直下承當脫然惺悟便休。更不作限量。知見萬別千差。一劍截斷等閑不立勝負。惟務退藏似兀如癡。孤運獨照融通[恁-心+口]合密密綿綿。佛眼亦覷不見。況乎魔外。長養成就。自然有入心入髓之功。便於根塵違順死生亦咬得斷。終不疑著。此乃無心無為無事大解脫境界。既然圖欲預此勝流。當須切切孜孜放下身心體究。一句一機一境上發明悟入。無量無數作用公案一時穿透。纔拈得來更不放過便與截斷。豈不快哉。

示琛上人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不妨省力。如今參問之士性識昏昧。只管去語言上咬至了不柰何。下梢無合殺。遂滿肚懷疑。多作異見異解。蹉却本

分事。殊不知不在言語上。又不在事物邊。如擊石火閃電光。略露風規纔擬承當早落二三也。若要直截。應須退步就己。歇却狂心。使知見解礙都盧淨盡。時節緣熟瞥然明證亦不為難。似恁麼話早葛藤了也。且作死馬醫。會當有趣入處。但一則公案上透頂透底信得及到無疑之地。餉間千種萬端改頭換面長句短句多句少句有句無句一時透脫。豈有兩種也。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得永得據自寶藏運自家財。受用豈有窮極也。不見德山在龍潭吹紙燭豁然瞥地。便道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後來住山打風打雨不妨性燥。但恁麼參。但恁麼證。恁麼用。辦取肯心必不相賺。

示英上人

道妙至簡至易。誠哉是言。未達其源者以謂至淵至奧。在空劫已前。混沌未分天地未成立。杳冥恍惚不可窮不可究不可詰。唯聖人能證能知。是故誠其言不識其歸趣。安可以語此事哉。殊不知人人根脚下圓成。只日用之中淨保保地。被一切機徧一切處。無幽不燭無時不用。但以背馳既久強生枝節。不肯自信一向外覓。所以轉覓轉遠。是故達磨西來唯言直指人心而已。此心即平常無事之心。天機自張。無拘無執靡住靡著。與天地齊德日月合明鬼神同吉凶。無容立毫髮見刺。唯蕩然大通契合無心無為無事。若立纖芥能所彼我即隔礙永不通透。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若能無明殼子裏證得實性。餉間無明全體一時發揮。幻化空身窠窟中見法身。餉間空身全體都盧瑩徹。第恐於無明空身中作為立見則沒交涉也。既透此正體。無明空身無別發明。則一切萬有大地山河明暗色空四聖六凡皆非外物。真實諦當。則二六時中大方無外。何處不為自己放下身心處。豈不見古者道。塵勞之儔為如來種。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然後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等閑喫飯著衣。即是大機大用。則行棒行喝百千作為機境豈更疑著。若達此自脚跟下至簡至易道妙。無量法門一時開現。透脫生死成勝妙果豈有難哉。

示圓上人

古來有志之士既圓頂相。即超方訪道。誠不以一身使虛來閻浮提打一遭。所以刻意息心。擇真正具頂門宗眼知識。放下複子靠取成辦。觀其歧步真龍象也。今既蘊趣向大因緣之志。要當盡形壽專一堅確。忘餐廢寢不憚辛勤効勞忍苦。若體究之攸久。自有信入處耳。況此一段因緣。自己分上元本圓成。未嘗欠闕。與佛祖無殊。但以起知作見強生節目。情執虛偽不能直下實證。若宿植根性敏利。一念不生頓超二十五有。圓證自己本有如如妙性。更不生毫髮許能所彼我。廓然大達聖凡平等彼我如如。是佛更不覓佛。於心初不求心。佛心無二所至現成。二六時中更不落虛偽。便乃腳踏實地。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隨所發機悉超宗格。透得真實活鱗鱗地。雖遇德山臨濟雲門玄沙施難測難量妙機。不消一筭。所謂多虛不如少實。但令最初發心猛利不移。相續到徹頭處。不憂自己道業不辦。大丈夫兒須了却向上大機大用安穩快樂。

始是泊頭時。切勿小了。切宜久遠業業競競。自然得豈不解脫去。

示照禪人

石鞏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人。為甚不全去。蓋是中豈可容如此。何故。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若體得不傳之意。則盡底裏直言此事。無你用心機處。無你湊泊存坐處。是故從上來唯是特唱直指。要人格外玄悟。不拖泥水不墮塵緣。所以道他上流聊聞舉著別起便行。萬機收他不著。千聖籠羅他不住。要如是參究證入。要如是提掇舉唱。豈論懵底。箇箇須眼似流星殺人不眨眼始得相應。若踟躕凝佇則蹉却千萬了也。有此一至寶之地。乃可以建立萬差。儻真實到恁麼。終不捏恁作相畫[打-丁+兼]起摸。只守閑閑尚不可得。至於立己透脫為物解黏去縛。無不皆是踞地時節。臨濟道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直下坐斷報化佛頭。據此垂示。既坐報化佛。向上更有箇甚。豈是世間羸想所度。要須打擯從前妄想計較執著情塵勝劣見解。明辨性理終非本分。一刀截却直得脫然自得。如毫末許盡十方界塵無不包攝。全作用是佛祖。全佛祖是作用。一棒一喝一句一機並無窠窟。一切以實證印之。如靈藥點鐵成金無不皆從我轉。既久參問多作知見解路。只益多聞終非實事。須一歇一切歇。一了一切了。見此本來面目。達此本地風光。然後作為一切成現。不假心力如風偃草。雖山林城市亦無二種。喚作把得住作得主。權衡含生命脉在自手中。隨心意作何判斷。便謂之無用道。豈非至要至妙安穩大解脫哉。

示鑑上人

祖師門下本分提綱。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已是涉廉纖了也。何況言上生言機上生機。窮考許多一堆擔葛藤汗却心田。有甚了期。此事若在言句機境上。盡被聰明解會。浮根虛識者如學事業一般連將去了也。豈更論發悟見性耶。釋迦佛一周出現無窮奇特勝妙。尚只道曲為時緣。至末梢始密付此印。達磨老師少林九年冷坐。獨有可祖承當得。故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只如此印且如何傳。莫是揚眉瞬目麼。莫是舉拂敲床麼。莫是總無言說只以行住動用麼。莫是總不與麼便承當麼。莫是向上向下面前背後別有奇特麼。莫是道理論性深入淵源麼。似此正如掉棒打月有甚交涉。將知非世間羸浮淺識所料。要須如龍象蹴蹋直拔超昇大徹大證始得。一等參請須教透去。莫只守住窠窟。不唯自賺亦乃累人。所以從上來作家宗師仰重此一段。不輕分付不輕印可。不見永嘉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祕魔平生只持一木杈。見人便道甚魔魅教你出家。甚魔魅教你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原其一場豈是虛設。蓋入草求人爾。若是知有底。豈有多端。纔涉紛紜即千里萬里也。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自然知落處。

此宗省要唯是休意休心。直令如枯木朽株冷湫湫地。根塵不偶動靜絕對。根脚下空勞勞無安排。存坐它處脫然虛凝。所謂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至於應物隨緣不

生異見。只據現定一機一境悉是坐斷。更說甚麼棒喝照用權實。一擬便透。唯我能知。更無餘事。長時如此履踐。何憂本分事不辦耶。

示祖上人

如祖上人自德山來。久以此段為務。見蔣山佛果何曾有兩種佛法。若擔帶來是納敗闕。不擔帶來須知轉身處始得。如今時衲子到處叢林有宗匠莫不咨參。然求一實證到本分田地得大休大歇安穩之場實難。其人大丈夫兒已能是拋鄉離井。在本分尊宿身邊又能効勤戮力作種種緣皆非分外。亦足以不昧行脚。然至諦實要須知有從上來事。且從上來列祖相承。至於德山臨濟行棒行喝作千萬種方便。至竟要人何為。應須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了無疑礙。尚未稱從上來事。道人家相逢不拈出。棒打石人頭。不可向卷子上指東畫西去也。只此已是漏逗了也。歸德山舉似堂頭。看它如何為你證據。

示宴禪人

歸宗有僧來別。宗云你但去束裝。臨行來為汝說一上佛法。其僧如言及至再上方丈。歸宗云時寒塗中善為。歸宗滿許渠說佛法。其僧虛心欲聞所未聞。而歸宗乃爾。須知它古德於此事綿密無間。若喚作佛法早是中毒藥也。晏師來別。不欲蹈古人脚迹也。亦未免從頭起。

示從大師 (住筠州黃檗山)

衲僧家具眼行脚。須知有本宗向上鉗鎚透頂透底淨倮倮不立階梯直截超昇無纖毫隔礙大解脫金剛王印。向萬機盤錯千聖交羅百億端緒撥不開處遂令受用。使著著有出身之要。頭頭脫絕塵之迹。俾通身是眼底。徧界羅籠不住底。把斷放行不漏毫髮底。龍馳虎驟電轉風旋底。摸索不著等閑蕩蕩地。似兀如癡。豈更做會禪面觜。到處釘闔機關詮注語句貼肉著骨論量向上向下有事無事埋沒宗風。所以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且道他得箇甚道理。若有針鋒許有無得失我見我解則刺却命根。須知如猛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如金剛劍。擬之則喪身失命。列祖出興只提持箇一段壁立萬仞。既具大根器。不受人瞞。直下脫却向來依倚。明暗兩岐放得下。信得及。活鱗鱗無窠臼。廓然及得淨盡。承當擔荷得從上來佛祖共證底。於脫透生死破塵破的豈為難事。乃可謂之真正本分衲子。既有志於是。宜悉圖之。

示祖禪人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二祖禮拜達磨傳心。豈有他哉。箭鋒相拄也。當其神契理御。非言思所測。唯知有向上宗風者證之。雖千萬億載猶且莫也。是故乃佛乃祖求之初不草草。要是純剛打就利根上智然後提其要擊其節。如膠投漆舉一明三。阿轆轤地無窠窟絕滲漏底始可首肯。更應淘汰煉到盤錯交加。人所不能窮詰辨別處綽綽然有餘。當受用時浸淫露手段有超宗越格。不傍師旨獨出胸襟。壁立千仞驚群敵勝方堪付授。法既不輕。道亦尊嚴。所謂源深流長也。從上古德動盡平生或三二十載靠箇入處。期

徹頭徹尾去。志既有立。用心堅確。是以成就得來擲地金聲。大丈夫兒攀上景仰不得不然。彼既能爾我豈不能耶。況透脫死生窮未來際一得永得。當深固根本。根本既固枝葉不得不鬱茂。但於一切時令常在勿使走作。湛湛澄澄吞爍群象。四大六根皆家具爾。況知見語言解會耶。一時到底放下。到至實平常大安穩處。了無纖芥可得。只恁隨處輕安。真無心道人也。保任此無心。究竟佛亦不存。喚甚作眾生。菩提亦不立。喚甚作煩惱。儻然永脫應時納祐。遇飯喫飯遇茶喫茶。縱處闌闌如山林。初無二種見。假使致之蓮華座上亦不生忻。抑之九泉之下亦不起厭。隨處建立又是贏得邊事。何有於我哉。大迦葉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古人得旨之後多深藏不欲人知。恐生事也。抑不得已被人捉出。亦不牢讓。蓋無心矣。至於垂慈示方便。亦只隨家豐儉。如俱胝一指。打地唯打地。祕魔擎杈。無業莫妄想。降魔舞笏。初不拘格轍勝負見。務人各知歸休歇。不起見刺向鬼窟裏弄精魂。卓卓叮嚀到脫體安穩之地。乃妙旨也。

靈利漢脚跟須知點地。脊梁要硬似鐵。游人間世。幻視萬緣。把住作主。不徇人情。截斷人我。脫去知解。直下以見性成佛直指妙心為階梯。及至作用應緣不落窠臼。辦一片長久。守寂淡身心。於塵勞透脫去。乃善之又善者也。

示諸上人

道本無言。法本無生。以無言言顯不生法。更無第二頭。纔擬追捕已蹉過也。是故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只貴言外體取機外薦取。自非上上機器何能驀爾便承當得。然有志於是者豈計程限。要須立處孤危。辦得一刀兩段猛利身心。放下複子靠著箇似咬猪狗惡手段底。盡情將從前學解路布黏皮貼肉知見一倒打疊。却使胸次空勞勞地。己私不露一物不為。便能徹底契證與從上來不移易毫髮許。直得如此更知有向上超師作略始得。所以古者問佛向上。答非佛。又答方便呼為佛。則見性成佛乃筌罟爾。是中云何指東畫西。直須密契自能將護。方得灑灑落落。更說甚證涅槃契生死皆增語也。雖然只小僧恁麼道也未可取為極則。始免佛病祖病。大丈夫漢圖心要參。豈可立限劑耶。但辦却深信。一往向前。未有不脚踏實地者。日新日新日日新。日損日損日日損。退步到底便是也。至了是亦不立。此正是作工夫處。

示楊州僧正淨慧大師

箇事唯憑作者通。不論千里自同風。聞名十載今相遇。拈起金圈栗棘蓬。維揚前僧正淨慧大師宗公得得渡江。由鍾阜迂訪標誠。為自己大因緣專請小參。因說此偈塞其誠意。蓋淨慧生平修持甚清潔。其宿福緣所集如佛在世時須菩提室中寶藏充溢。根性敏明。殊無繫著。了得失皆儻來物耳。操心唯務究此一段。相見雖暫爾而堅確深至。矻矻孜孜因副所期為發其蘊。祖師諸佛單傳顯示。不出人人脚根下本有之性。唯聖凡器界根塵正體歷劫以來曾未間斷。但以各人人妄想緣塵翳障。若發起本根大力量。

勇猛操持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直下明信此心明見此體。寬若大虛明如杲日。不分能所不作限量。透頂透底直下徹證。便透得即心即佛。無別有心是佛。無別有佛。淨保保虛妙明通全無依倚。如人打開無盡寶藏。其中所有無不皆是自己珍財。日用之中徧界不藏。併入無念無心休歇境界。所謂一句了然超百億。餉間千般萬種千句萬句豈更差別耶。如今要省力但知息却妄緣。疑情淨盡處便是自己透生死處。只此便是金圈栗棘。應須直下領取。

示覺禪人

佛祖宗乘唯務直截。如香象渡河勢須徹底。若稍踟躕則千里萬里沒交涉。是故從上古德行棒行喝。機境處參如擊石火閃電光。略露風規已是拖泥帶水落草了也。豈更論量淺深得失偏圓事理。解會明知是土上加泥。所以俊流佩最上乘印。似千日並照無幽不燭。纔見入門未舉目搖唇已先覷透心肝五臟。蓋本分手段初無造作。只貴快自承當別起便行。可以籠罩古今十方坐斷。萬世千劫不移易絲毫許。儻未能如是頓超。亦須先自擺脫根塵妄緣以至淨妙殊勝理道。待空豁豁地如桶脫底。曾次蕩然疑情盡去。勝解俱忘。自然根本洞明。與從上來同得同證曾無間隔。乃是入理之門。悟中之則終不向髑髏前見神見鬼認影認光。墮在窠窟求出處不得。只如古人道即心即佛。又道非心非佛。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道麻三斤。又道鋸解秤鎚。萬別千差若直下領略豈有二致。所以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只這明了也須斬作三段始得。方入無事無為履踐諦當處耳。

示自禪人

初發心人性識勇猛。忘餐廢寢專誠堅確為可喜。況春秋鼎盛不戀鄉井溫煥。依清高雅眾體究此一段大因緣。是誠宿有大根器。然更宜日慎一日業業兢兢。直下脫灑滴水滴凍蹈規循矩。既以為道之心代眾持盂。不為不好事業。要須居三家村裏亦如稠人廣眾。所謂自作一叢林也。袖疏投刺見人折節恭謹。於日用中當自參取。萬境萬緣皆為自己入路。一塵中透脫。徧界皆是大寶藏。發此蘊奧八萬塵勞皆八萬波羅蜜。轉物歸己隨處了心。並為作工夫處。是故古德道。山僧為汝發機却有限。不如他山河大地一切音聲及自己心念所起。乃文殊普賢觀世音妙門。豈不見寶壽作緣化於鬧市。見二人相爭。傍人解勸你得恁無面目。渠便桶底脫去。後來出世打風打雨。但一如初心。專一不移。將來自己七通八達到無疑之地。自可超佛越祖。透脫生死乃餘事耳。

示有禪人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誠哉是言。纔有揀擇即生心。心既生即彼我愛憎順違取捨縱然而作。其趣至道不亦遠乎。至道之要唯在息心。心既息則萬緣休罷。廓同太虛了然無寄。是真解脫豈有難哉。是故古德蘊利根種智者。聊聞舉著別起便行。快自擔當更無回互。如大梅即佛即心。龍牙洞水逆流。鳥窠吹布毛。俱抵豎一指。皆是直截根源

更無依倚。脫却知見解礙。不拘淨穢二邊。超證無上真宗。履踐無為無作。今時學道既有志性。當宜勉旃與古無儔。心期證徹到脚蹋實地處。動用全歸本際。千聖不可籠羅。解會併亡得失俱脫。乃是無欲無依真正自在自由道人也。到此豈更論難之與易哉。則無難無易亦了不可得也。衲僧家句裏出身。蓋提持向上機。於無句中出句。於無身中現身。言語道斷心行處絕。等閑蕩蕩地放曠寬閑。纔有機緣即蓋天蓋地。所謂密密綿綿無間無隔。不是強為。任運如此。是以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直得恁麼行履。自然超諸三昧。

古人以無為無事為極致。蓋其心源澄淨虛融灑落。真實踐履到此境界。然亦終不住滯於此。直得如盤走珠如珠走盤。豈是死煞頓住得底。所以道雖是死蛇解弄也活。

長慶道。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酌然若非獨脫。安能知有此段。信知須是恁麼人。知有恁麼事。僧問曹山。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山云肯即是。如何是起。山云起也。明眼人透見更不別求。只這片田地。不妨嶮峻時直嶮峻。平坦時直平坦。立地也不可明得。坐地也不可明得。

古人得意之後。向深巖僻洞茅茨石室大休大歇放懷履踐。忘名棄利與世不相關涉。作自己成辦。然後隨緣不出則已。及至一出必驚群伏眾。蓋源深流長也。今既未能入深山窮谷。但只依本分守淡靜。如箇百不知百不會底人。隨處守見成得安穩。亦乃忘機之本也。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始

示月禪人

昔曹山別。悟本問向甚處去。山云不變異處去。本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山云去亦不變異。悟本領之。蓋其透得綿密無間隔。得大安穩。無所不通。是故機路灑落。千人萬人籠羅不住。至於發言直截了無凝滯。若曾次稍有解會隨處執著。則豈能句下便恁剪斷。善體此意真不變異。雖千生萬劫亦只如如。頭緒紛然一一當陽皆無變異。豈非得如空際大定耶。所以道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縱由。則去亦不變異之旨明矣。

釋迦老子道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將知徹佛知見淵源無不皆實。履踐到實處。凡所舉止悉不落虛。一一透頂透底邁古超今。求其形相毫末了不可得。極其諦當則喫飯著衣四威儀中全體成現。要須保任鄭重如獲至寶。將護長養便得大力量。以之度世利物靡所不堪。方為佛子。不辜釋迦老子苦口。謂之知恩報恩也。

示本禪人

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游涅槃路。此蓋不與萬法為侶之大旨也。況自己本有根脚。生育聖凡含吐十虛。無一法不承他力。無一事不從他出。豈有外物為障為隔。但恐自信不及。便把不住去。若洞明透脫。只一心不生。何處更有如許多。所以道靈光獨耀迴脫根塵。要須直下承當從本以來自底活卓卓妙體。然後於一切時一切處無不逢渠。無不融攝。喫飯著衣凡百作為。世出世間皆非外得。既達此矣。只守平常不生諸見。說什麼一口吸盡西江水。設使百千諸佛無量祖師顯現無邊恠異神變。不消一筍。但恁麼信及見徹。行脚事豈不辦耶。

示達禪人

大道正體不在混沌未分。及杳冥恍惚處亦不是。故作深邃隱蔽令人不可窮不可測量。蓋至明非明。至妙非妙。直下簡易。若是宿根純靜。聊聞舉著便知落處。更不向外馳求。向根脚下千了百當全體現成。乃至觸境遇緣悉皆透頂透底。坐得斷把得住作得主。終不取他人舌頭路布。及古今言教機境公案將為極則。是故從上作家唯只提持此段。要人自承當擔荷。豈曾更立階梯地位漸次。如之若彼來。今時兄弟不道他全不用心。要是不得省力。具大根大器大機大用一聞千悟。徹骨徹髓痛領將去。纔一蹉却毫髮便入解會理路言詮意識根塵中去。所以脫他藥網不出。未免漠漠懷疑。便更下鈍工十年五載終莫能果決。尋常每勸兄弟須奮猛利心。棄却從前學路得失窠臼。似向萬仞懸崖撒手拌捨性命。從他氣息一點也無。如大死底人。餉間甦醒起來謾你不得也。却為已到脚踏實地處。寬若太虛明如杲日。更不消造化一切自圓成。二六時中與千聖交參。俱為殊勝奇特脫灑。信口開信脚行。更疑箇甚。豈不見古宿指人道由悟達。法

離見聞。若也真的悟去。更憂甚佛不解語。切須向日用中不起異見。放教胸中灑灑落落。打辦精神自覷見。久之須有信入處。若只守閑閉眉合眼。要參露柱燈籠。也須知有佛種性底終不向死水裏折倒。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具摩醯正眼靈利衲子。聊聞舉著即便覷透。終不作限量墮在解脫深坑中。有般底容有路布即謂離言說真言說。無得人乃實證之人。當面蹉却被葛藤纏倒。終不明得從上來事。是故此宗雖務冥契密付。既作諸佛苗裔。應須紹續門風。明全提正印深機。脫生死塵勞惡作執縛。永嘉乃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豈容擬議於其間哉。

生死為大事。真透脫去不以為大。何故。以無怖畏諦了實證如如不動。視萬有起滅中外根株洞然明白。始末齊平初無得喪。而常執此大明普照若揭日月而行。如師子王游戲自在。促百千劫為一念。衍一念為百千劫。須彌納芥子中。大千擲方外。皆我心常分。何有淨穢去來為罣礙。生死得喪為繫累哉。古德云。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不以生死為大變可知矣。

示印禪人

參問之要。當人不論曉夕以為事。長令念茲在茲。自覷捕。驀然絕情識忘思量。一旦桶底子脫。心上更不見心。佛上豈假作佛。得大休歇場。虛閑寂靜無相無為無執無住。祖師言教更不明別事。所謂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但自體究。終有箇入處。却來證據。乃是了事人也。子細看之。

初機晚學乍爾要參。無捫摸處。先德垂慈令看古人公案。蓋設法繫住其狂思橫計。令沉識慮到專一之地。驀然發明心非外得。向來公案乃敲門瓦子矣。只如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底是什麼人。馬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但靜默沉審然後舉看。攸久之間須知落處去。若以語言詮注。語言只益多知。無緣入得此箇法門解脫境界。諦信諦信。以悟為則勿嫌遲晚。

疾苦在身宜善攝心。不為外境所搖。中心亦不起念。常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為意。不可斯須恣縱。唯嗔一法於三業為大過患。儻有順違切勿令生。常虛己正心觀外來觸如虛舟飄瓦。則物我俱寂到不動地。爾思之諦思之。

示妙覺大師

學道先於擇師。既得真正具頂門眼善知識。依其決擇死生大事。須猛勇放下身心忘情體究。當資悟入發明從本以來獨脫無滯礙本分事。日損日日損履踐到無疑至實大休歇之場。此所謂具眼參學。有勝負存窠臼。雖一往超勝。不知有不存誠不學道不求出離者。然於此宗未得深造。猶在半塗亦為可憫。大凡出家離俗要洪聖道度一切人而無度人得道之迹。方可超詣向上人行履處。且向上人肯自謂會佛法能證妙果越佛超祖不。酌然的無是理。蓋只覓箇毫髮許能所解悟證入亦了不可得。豈況熾然生見刺耶。

是故古德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王老師只要癡鈍去。豈不見渠每每垂示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直饒得渾脫狸奴白牯去也。未合向裏存坐在。要須恁麼恁麼更恁麼撒手向那邊去始得。夾山道。任你碧潭清似鏡。終教明月下來難。將知纔及不盡並是影響。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去。究竟看著衣喫飯雖不是別人。且要脫貼肉汗衫子不得即留滯也。既脫却貼肉衫子。管取是一員無為無事出塵得度大道之人耶。

示仁書記

雪峰為人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豈唯雪峰。從上大有道之士蘊兼利並照老作家手段者莫不皆然。蓋不直截不盡力如銀山鐵壁峭拔則鈍置去。是故臨濟德山行棒行喝下毒手脚。正欲大心大器大根者向上承當。應不令人只認目前光影口頭聲色也。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若是箇漢。聊聞舉著便透徹去。終不守他窠臼取他死語也。且行棒行喝落在什麼處。若不明得直取龍吞意。則又紛紛紆紆去也。大丈夫漢己靈猶不重。何況取他人路布為自己胷襟。直須不受人瞞。昂藏特立截却從來依倚。擺撥理性玄妙動用作略。體本分事。既體得到本分處。只曲肱而枕亦是箇大快活人。若不了泯然冥然迢然恁麼去。纔回頭覷捕有纖毫疑問則沒關涉也。豈不見臨濟道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參。

答怡然道人

宿承光賁小參。以此道為懷。況利根上智廓然自得。以極清淨本源而能玲瓏照了徹透鑒覺。不出戶庭已驗過諸方。而老僧淺陋乃沐知照。許令擊揚既同風密契。因不自踈外於此事。盡底裏羅列一句一言一機一境。皆絕唱之深致也。非心性玄妙語默關涉葛藤路布。直是透頂透底蓋色騎聲。坐斷報化佛頭不落是非得失。唯徹根源清淨正眼。雖思念寂滅明惠脫去籠羅。超然獨證頂[寧*頁]上一著。此時豈有纖毫道理。亦不立空劫已前威音已後。到箇裏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淨倮倮赤灑灑。乃本地風光本來面目。直得佛覷不見。謂之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除非其中人則一舉便知落處矣。

答黃通判

承別紙踐履是誠有意於實諦。不徒資談柄之浮根尚口語之淺學矣。況此段大緣。人人根本洞然融通包括群有。不滅不生亘今亘古常在日用之中。而以無始妄習翳障強作知解不能獨脫爾。明公今既息心絕力體究離諸妄緣了如如性。要見諸相非相。若確然專一下些攸久工夫。定須有所契證。如佛所謂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直諸相當體了不可得全是自心。及為非相則於如如而來如如而去無二無別。脫體全真契妙明真心本來清淨。只自己本來面目是也。固非使人撥諸相為非相向外馳求也。然此心本來澄湛物我一如。境之與心初無兩種。要心冥境寂然後有所證入。及至證入之後。證亦非證入亦非入。儻然通透如桶底子脫始契無生無為閑閑妙道正體。今作息念澄慮工夫

乃是入道門徑。但辦此心當有深證爾。古德道若不安禪息定到這裏總須茫然去。逗至透得到徹頭處。玄亦不立佛祖亦不立。乃向上大機大用。其中人行履處又且更須知有始得。

此事不在言句中。雲門云。若在言句中。一大藏教豈是無言。何假祖師西來。將知祖師之來唯論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語句。但忘懷體究令澄湛綿密到一念不生。脫却向來知解作略機境計較道理忘心直證。然後於日用之中以此正印印定。一切諸相則非異相。則築著磕著無非真淨明妙大解脫境界也。然既了此却依尋常諸佛諸祖所垂示正因正果將世間雜染害道諸不善業脫然打擗。怙怙地修行。念茲在茲三十二年枯淡此心此身。即成就堅固法身也。切恐撥無因果。作豁達空作無礙見解。此毒刺也。切望體究圖深證耳。

示禪人

大凡截生死流濟無為岸。無他奇特。只貴當人根器猛利。揭自胷[怡-台+禁]了一切有為有漏如虛空花元無實性。以照了之心返自觀省翻覆覷捕。審諦審久之當有趣入之證。蓋此段並非他物。亦非他人能著力令自己省發。如人負千斤擔子。當由己有如許力量方能堪可。若氣小力弱則被他壓倒去也。所以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大丈夫漢打辦精彩。豈可向山鬼窟子裏作活計。有甚出徹之期。應須發不可測不可量荷負大事超情離見卓絕穎邁之志。直下透脫擺撥無始以來妄想輪迴彼我得失是非榮辱穢濁之心。令淨穢兩邊都不依怙。儻然獨脫不依倚一物。向千聖未有消息時。生佛世間出世間不曾顯露處。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踢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承當得直下牢固無毫髮見刺。內外融通蕩蕩然得大安穩。乃轉身吐氣於這邊來。自然日用之中凡百施為之際一一朝宗返本豈是分外事耶。雖喫飯著衣修世間法。無不如如無不通透無不與所證正體相應。更論甚高低向背。纔生見刺即刺却命根爾。祖師及古宿德行棒行喝作用百千億種。無他志元只令人自透脫自休歇如大死人。豈只了自己度世便休。勉有餘乃不忘悲願。推此以發未悟。居人間世汎然若不繫之舟。喚作無心道人。今既未能頓了頓明。且放教若身若心空勞勞地。虛寂既久驀地打破漆桶到桶底子脫處也不難。況自具猛利根性荷負佛事作為殊特奇勝之緣。此豈借別人力耶。是故古者道。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拌。

示詔副寺

昔雪山童子為半偈捨全軀。可祖斷臂立雪沒膝求一句子。老盧八箇月負舂。象骨飯頭擔桶杓同巖頭事園。欽山補紐而九上洞山三到投子。只為究此段。其餘効勤勦力臥雪眠霜攻苦食淡蓋不可勝數。鞠其趣向初不為名聞苟利養。並以死生大事為懷。紹隆佛祖種草作務。是故雖埋光雪林。聲迹不到人間。往往有終老至死脫然獨得。如鳥出籠了然明證萬世不移。至如傳記所載太山毫芒十一於百千萬特少分爾。其為高隱深

遁流轉溝壑長往不顧豈有涯量哉。是故諸佛垂世。祖師西來大意。全機超情識越詮表。逾影迹出聖量。豈細事耶。唯大有志之士宿薰種勝根力不群。然後能堪此任。雖頭目髓腦不自愛惜。況小小艱勤哉。往時大達之士得旨之後深關牢藏。起順違方便故意作害現怒罵鞭叱百種千端要試驗學人。待其經苦楚不動心乃與一撈一挨垂片言纖機。如大飢困人得食。如醍醐甘露灌注。珍重忻快拳拳不失。成就大法器踐履向上人道徑。猶須爛骨董地熟始可委付。如讓祖之於曹溪八年始道得箇說似一物即不中。稜師至雪嶺十五載坐破七箇蒲團。靈雲三十年涌泉四十祀。德山臨濟皆依師門歲月甚久。蓋此道迺千聖不傳之妙。豈可以輕心慢心而趣入哉。永嘉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霜華諸道者在大滄執務。一日庫前自篩米。大圓過拾遺一粒米謂云。道者勿輕此粒。百千粒從此粒生。諸迺返徵百千粒既從此粒生。和尚且道這一粒從甚處生。大圓拂袖而去。晚小參謂眾云。大眾。米裏有虫。趙州到桐城。路逢投子挈一油瓶。遂云久嚮投子只見賣油翁。投子云公且不識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投子提起油瓶云油油。米裏虫何似油裏虫。若參得投子即見石霜。何故。豈不見道。眾裏有人衲僧家。第一須得具金剛眼。第二須得金剛寶劍。第三須得拄杖子。第四須得衲僧巴鼻。直饒一一透得。更須知有末後句始得。

示燈上人

要直截透脫。須先深信自己根脚下有此一段。輝騰今古迴絕知見。淨俛俛沒依倚。常在目前無毫髮相。寬同太虛明逾杲日。天地萬物有成壞此箇無變無移。古人謂之不與萬法為侶底人。亦號如來正徧知覺。但諦實承當。使一念不生。徹透本來元不動搖長時無間。若行若住百種作為初不妨礙歷歷孤明。一機一境一句一言皆含法界稱本真如。情想計度無起滅處。以此正印一印印定。自然隨方逐圓悉非二種。他自古明見佛性得道之士。運用作為未嘗不在。觀塵緣境界無塵緣可得。鞫歸一真實際。如此退步一日之功便抵一劫。是故南泉道。王老師十八上便會作活計。不是揭擗強為。蓋任運騰騰寬通自在。天龍鬼神覓他起心行處不得。此無心人行履直下深嚴。若能休歇知見解礙將來。便有徹證之分。亦解作活計去。要須揭志勉強。然後無行不圓。於曹溪路上得無間力用也。

示禪人

利根種智聊聞舉著徹底透頂。直下承當了無別法。撒手便行豈復更有遲凝。正如秉利劍當門阿誰敢近。到箇裏凜凜神威。佛祖莫能近傍。吞爍羣靈。豈不是得大解脫。更不立向上向下超然獨證。是故從上人立一機垂一言。謂之垂鉤四海只釣獰龍。到箇裏不論如之若何。要箭鋒相拄一擊便過。纔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只如達磨面壁少林九年。唯有可祖默契。如今要立地明得也不難。但辦撥却從前作解種種機智不立毫末。使胷中淨俛俛。聖凡不存彼我不拘。一念不生單刀直入。更覓甚佛。高步毗盧

頂不稟釋迦文。破的破機超宗出格。引頭方外看誰是我般人。始可作種草。然後向千人萬人羅籠不住處。不辱一條線硬糾糾地壁立千仞。等閑拈一毫芒便見畱塞十虛。拈示同風同德而不期自會不言而知。互作主賓建宗立旨。雖相去遠隔河沙長如目擊。可透向上機。了生死事。報恩立法俾群靈一一如是。方稱箇大丈夫作奇特緣了殊勝事。昔裴相之與黃檗。李習之之與藥山。楊大年之與廣慧。李都尉之與慈照。無不以此投機。既已投機復資此以履踐。外空諸見內絕心智。徹底平常騰騰任運。為內外護流通大法。所謂要知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始解恁麼事。

示魯叟

佛法如大海萬有包含。不可以形器數量所能測度。一一俱無邊際。若欲造入須辦箇沒量大智見。窮法界等虛空盡未來不退轉。跂步超越合下如鐵石堅固。然後廓頂門正眼。慎擇真實具本分作家手段大宗師息心依附。將死生大事託之。無透脫超證不已。第一先得不落窠窟而能直截明見本來面目。蹋著本地風光。深根固蒂信得及了得徹。虛寂靈明不動不變為基址。情念計較俱不生。直得空豁豁地前後際斷。與諸聖不移易絲毫許。諦了自己。其次展轉退步一切不留。而能於毛端現剎海。納須彌於芥中。拈起向上機。提持祖佛令。到此正好著力。及去今時玄妙理性妙句奇言掀天作略擺撥盡。方始體得那邊意旨。幾時更肯道我會佛法能活脫逞機用也。若履踐得攸久。分明無事安樂人矣。將知聖賢橫身為此。臨事不為立功能逞我見。意在令人人無疑無為無事去。今雖富春秋居貴富。而以夙昔願力高識遠見要學此道。潔清身意不捨世緣乃修淨行初段早已真正也。要辦長久不退之心。縱逢一切違緣處之如食錫蜜。養得純熟便是大解脫人。佛法與世諦豈有二種耶。推此直前何往不利。古人道千里同風。蓋不言而照不面而知。豈假繁詞哉。是故毗耶大士一默文殊贊善。瘡病不假驢駝藥。意在鉤頭應須領取。向獨行獨步處靠實考究。看從何而起自何而來。去縛解黏不真何待。無業只說箇莫妄想。俱胝只豎一指。天皇胡餅。趙州喫茶。雪峰鞞毬。禾山打鼓。渾無別事。參。

示禪者

達磨祖師觀此土有大乘根器。由是自天竺西來。傳教外旨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語句。蓋文字語句乃末事。恐執泥之即不能超證。所以破執著去玄妙離聞見出意表。如擊石火閃電光。一念不生直下透却根塵。向各各根脚下承當領覽此一段大因緣。儻然獨脫不依倚一物。含吐十虛湛然澄寂。契悟本來妙心。此心能生一切世間及出世法。唯宿薰種性略聞提取即知落處。更不從別處流出。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二一道清虛。豈有得失是非違順好惡長短來。有為有漏如幻如夢。了無一塵長久。是故蘊才智有力量底即能發一念真正菩提心。不為諸緣所牽貴富所拘。動是歷歲月不退不轉。埋頭向前念茲在茲。回光返照諦了從上來威音那邊萬緣根本。纔覩得透即身心泰然。二

六時中更不放棄。直候徹證乃能事畢矣。況當人合下性靜純一慈善。無如許惡覺惡知。而復相續綿綿體究豈不善哉。古人道百草頭邊薦取。只如從朝至莫是箇什麼。但念念覷捕心心無住。攸久純熟只見光輝。觀一切法空不曾有實。唯此一心亘今亘古可以透脫死生。學此道者不得其門。只為情在解上觸途成滯。若一切盡情打疊。胸中不存纖微。自然七通八達也。但長時無間消遣將去。淨念聖解尚令不生。何況觸情而動作眾不善耶。親近善知識只貴提誘與己作增上緣。世尊記當來一牛吼地。有善知識遞相擊勸相與行持體此妙道矣。鏡清云汝等十二時中須管帶始得。趙州云我使得十二時。佛言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既已久存誠。唯務向前得不退轉。等閑要當心中不留一物。直下似箇無心底人如癡兀不生勝解。養來養去觀生死甚譬如閑。便與趙州南泉德山臨濟同一見也。切自保任端居此無生無為大安樂之地乃甚善耶。

示禪人

西方大聖人出迦維羅。作無邊量妙用。顯發剝塵莫數難思議。殊特正因以啟迪群靈。其方便順逆開遮餘言遺典盈溢寶藏。及至下梢始露一消息。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金色老子已來。的的綿綿只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階梯不生知見。利根上智向無明窟子裏瞥破。煩惱根株中活脫。應時超證得大解脫。是故竺乾四七東土二三皆龍象蹴蹋師勝資強。機境言句動用語默有上上乘根器格外領略。當下業障冰消直截承荷。於餘時自能管帶打作一片。度世絕流頓契佛地。尚不肯向死水裏浸却。唱出透玄妙越佛祖削去機緣剝斷路布。如按太阿凜凜神威阿誰敢近。作家漢確實論量纔有向上向下勝妙理性作用纖毫即叱之不是。從來種草直下十成煅煉得熟踐履得實始與略放過。猶恐異時落草負累人瞎却正法眼。嗟見一流拍盲野狐種族。自不曾夢見祖師。却妄傳達磨以胎息傳人。謂之傳法救迷情。以至引從上最年高宗師如安國師趙州之類皆行此氣。及誇初祖隻履普化空棺皆謂此術有驗。遂至渾身脫去謂之形神俱妙。而人間厚愛此者。怕臘月三十日悵惶。競傳歸真之法。除夜望影喚主人翁。以卜日月聽樓鼓驗玉池覘眼光以為脫生死法。真誑謊閻閻捏偽造窠貽高人嗤鄙。復有一種假託初祖胎息說趙州十二時別歌。龐居士轉河車頌。遞互指授密傳行持以圖長年及全身脫去或希三五百年壽。殊不知此真妄想愛見。本是善因不覺墮在荒草。而豪傑俊穎之士高談大辯。下視祖師者往往信之。豈知失故步畫虎成狸。遭有識大達明眼覷破。居常眾中惟默觀憫憐。豈釋迦文與列祖體裁止如是耶。曾不自回照始末則居然可知矣。海內學此者如稻麻竹葦。其高識遠見自不因循。恐乍發意未入闔奧。揭志雖專跂步雖遠。遇增上慢導入此邪見林。末上一錯永沒回轉。其流浸廣莫之能遏。因出此顯言。庶有志願於大解脫大總持可以辨之而同入無生大薩婆若海。汎小舟濟接群品俾正直妙道流於無窮。豈不快哉。

示遠猷奉議

從上徑截一路直拔超昇。無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但此心淵奧脫去聖凡階級。只貴利根上智於無明具縛窠窟中不動纖毫直下頓契。廓徹靈明與有情無情有性無性同體。與大法相應。發起作用透古超今騎聲蓋色。虛而靈寂而照。無量無礙不思議大解脫一一七穿八穴了無回互。便識落著所以。乃佛乃祖謂之單傳密付。如印印空如印印泥如印印水。萬德照然十方坐斷。獨證獨超初無依倚。若起見作相則沒交涉也。今時大有具種性之士。能始末覷破幻緣幻境。猛勇奮志向箇邊來。亦有久存誠探蹟者。然患缺方便力止以知見解會為明了。殊不知全坐子但是識心。縱解到佛邊窮到修證盡頭處不出指蹤在。是故古來作家宗師不貴人作解會。唯許人舍知見。胸中不留毫髮許。蕩然同太虛空。攸久養得成熟此即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也。到此亘古亘今之地。脫離生死有甚難耶。如裴相國龐居士[打-丁+兼]。直以信得及便得力受用自在。塵緣夢境豈從別處生。若脚下諦實。二六時中更轉一切物而無能相。等閑空勞勞地不生心動念。隨自天真平懷常實。便是從宦游幹幹悉皆照透。承阿誰恩力。既識得渠。則如下水船相似。略左右照顧扶持將去。自然速疾於般若相應。此禪流所謂自做工夫觸處無有虛棄底時節。綿綿長久辦不退轉心。不必盡棄世間有漏有為然後入無為無事。當知元非兩種。若懷去取則打作兩橛也。一切時一切處唯以此為實在。力行之當截斷眾流得大安樂矣。

示嚴殊二道人

參須實參見須實見。用須實用證須實證。若纖毫不實即落虛也。此實地乃三世諸佛所證歷代祖師所傳。惟此一實謂之腳踏實地。初則須大悟。若只認門頭戶底作窠窟說路布立機境照用取捨解會則不徹也。此透生死要徑。到臘月三十日。一千二百斤擔子須是自有力量荷負得行方可儵然獨脫。是故無業國師垂示。臨終之際若一毫凡聖情量未盡。纖毫思慮未忘。便乃輕重五陰去也。古人以生死事大。是以訪道尋師決擇。豈可只學語言理會。古人公案下得三五百轉好語便當得也。將知聰明黠慧皆為障道之本。要須冥然扣寂不怕放教身心如土木瓦礫。驀然翻却業根種子便乃知非。見學佛學法如中毒藥相似。然後透出佛法乃體得本分事也。此非小緣就分。是久參之士尤宜放下。不擔著禪道。不輕毀上流。愈透徹愈低細。愈高明愈韜晦。作箇百不知百不會無用處底人。行不動塵言不驚眾。澹然安閑常行恭敬始堪保任。於一切違順境界心不動搖志無改易。達磨謂之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切宜履踐純熟。以至古今作用機緣便七達八通亦不留在胸次。等閑蕩蕩地觸著便轉捺著便動。拘牽惹絆不得。居千人萬人之中如無一人相似。不是強為。任運如此。更須如末後一語始得。參。

示道明

此道至玄妙深邃。是以佛祖不容擬議。要直截承當。超出見聞色聲之表單契密領。謂之教外別行。然得之奧用之徹。脫去理障烹煨淨盡到極則之地。須遇大達善決擇之士剔撥。猛咬斷綫索。始能無佛無祖窠窟。只平白汎汎地於日用之間透頂透底擔荷。無一法當情。無一念可得。等閑作為向一切境界之中圓融無際。亦無圓可融。亦無融可圓。始行無間道中。游歷絕功勳處。喚作平常心不可得。似此脚踏實地無落虛底工夫綿綿密密。便掃田掠地拈筋把匙種種作為皆入場屋。是故地藏呵僧云。南方說禪浩浩地便道。爭如我箇裏種田博飯喫。准此而推。忍苦捍勞繁興大用。雖羸淺中皆為至實。惟貴心不易移一往直前履踐將去。生死亦不奈我何。何況餘事。永嘉道。上士一決一切了。信矣。

示侍者法榮

學道之人能矻矻孜孜以生死之事居懷。晝三夜三不憚勞苦事善知識求一言半語發藥。雖遭呵斥種種惡境而力向前。非自宿昔薰成自然種智。必且猶豫或則退悔。能於此恬然初無動搖。其志願亦頗難得。然此本有之性現定見聞知覺。父母緣不可生。境界緣不可奪。若隨向來知解即墮業識。若猛擺撥棄著一邊。只守虛靜到一念不生之地。掀翻解路不落機緣。直下了了無毫髮疑問。便截徑承當無第二頭。則玄妙理性尚自脫去。況隨世間事物所轉耶。是故古人即心即佛。得大力量向上。上不立佛祖。如紅鑪猛燄處透徹。但把得住作得主便住山去。此須十年工夫一色專注便可趣向入也。趙州云你向衣單下坐十年。若不會禪。截取老僧頭去。斷定不在言句機境上。只要心休意歇便徹底安樂耶。

示道人

當人脚跟下一段事本來圓湛不曾動搖。威音王佛前直至如今廓徹靈明如如平等。只為起見生心分別執著。便有情塵煩惱擾攘。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頓休到一念不生之處。即是本來面目。所以古人道一念不生全體現。此體乃金剛不壞正體也。六根纔動被雲遮。此動乃妄想知見也。多見聰明之人以妄心了了。放此妄心不下。逗到歇至不動處。不肯自承當本性。便喚作空豁豁地。却擬棄有著空是大病。若有心棄一邊著一邊便是知解。不能徹底見性。此性非有不須棄。此性非空不須著。要當離却棄著有無。直下怙怙地圓湛虛凝憺然安穩。便能自信此真淨妙心。餉間被世緣牽拖。便能覺得不隨他去。覺即把得住。不覺即隨他去。直須長時虛閑自做工夫。消遣諸妄。使有箇自家省悟之處始得。昔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耶。

示仲宣維那

嶺外祖師曹溪乃佛種也。發迹新城。開法番禺。如日照世。如麟鳳呈祥。海內莫不宗仰。厥後揭揚大巔三平龍象間出。拔昌黎見刺。為世明炬。是知彼有人焉。蓋絕俗離倫真克家種草也。其跂步志業如天之高。那肯碌碌遁行逐隊耶。昔興化謂克賣你

不久為唱導之師。云我不入者保社。化徵云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寶云沒交涉。乃行令罰錢出院。多少人墮在常情。不然作奇特機關。豈知他家通霄正路。只管望風搏摸。要須是箇中人方可與曹溪大巖三平興化克賓羽毛相似也。且作麼生是箇中人。鳳凰直入烟霄外。誰怕林間野雀兒。

示中竦知藏

巖頭道。大凡扶宗唱教。意在未屆時一覷便透。縱然理論亦沒痕迹。良哉真作家手段也。明眼漢纔入門來已辨深淺。更待鼓兩片皮弄泥團豈有了期。雪峰問投子一槌便成時如何。云不是性燥漢。不假一槌時如何。云不快漆桶。他古人自有如是風範。要離泥水截葛藤嚙齧破的雷卷風旋。乘機當陽劈面快與。乃稱臨濟宗風。亦不辜方來依扣。以言破言以迹剗迹。不墮死水連得便行。驅耕牛奪飢食意在出生死越聖凡。平人我融染淨承當輝天照地大解脫。自利利他紹聖種族。不見道二祖不往西天。達磨不來東土。與人去縛解黏拔屑抽釘。正在密室中不將實法繫綴人。從頭與伊槌將去。一人半箇眼目定動堪作種草。若求義路立解會治擇語句商較古今。寧可無人掃地。此乃據曲泉床本職事也。時中勤勤垂手繼之不勸。若只管推懶則失却本宗辜負先聖。白雲師翁云。未透時一似鐵壁。及至透得元來鐵壁便是自己。也須作得鐵壁定始得。然後著著有出身之機。始副巖頭點破綱宗體段也。九尾野狐多戀窟。金毛師子解翻身。

示錢次道學士

人人脚跟具有此一段大事。佛與眾生無異無別。但佛覺證圓融。群靈染惑。遂相懸遠。是故諸聖出興獨唱此大法。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特接上機要利根種性覲面相呈。更不擬議連得便行。所以靈山立却榜[打-丁+兼]。才拈起花迦葉便笑。若更論他如之若何。則蹉過也。器量既等無虛授者。自爾源源到今得證契悟如恒河沙。只如俱胝見天龍得一指。鳥窠吹布毛侍者大悟。豈有許多路布言詮返惑亂其真性。舉要而指。唯是靈利上智以透脫根塵截斷生死為意。向日用中高著眼。覷破萬緣。一切勝劣境界了無一實。惟有本來靈明大解脫亘古洞今。長時活鱗鱗地。一念契合得無罣礙。便放下人我知見世智辯聰喜慍得失種種執著。坦然一切平懷。初不妨日逐作用。築著磕著俱為本地風光。應物現形不將不迎。湛然真寂。逗到臘月三十日便了當得。所謂把得住作得主。豈不見老龐長養。臨行謂于頔相公。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枕公膝乃行。楊侍郎透徹圓融。立節立朝下梢啟手足乃云。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要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不是向結交頭得力也。大凡存誠向慕。本不希聞見談柄。正欲確然清身潔意。內守虛閑外廓聞見。密運慧刃割割情慾。返照回光如靈雲見桃花。香巖聞擊竹。以至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非風鈴鳴我心鳴耳。

示處謙首座

先德垂機立教初不等閑。必使萬世仰法為標準。是故摩竭掩室。少林冷坐。毗耶杜詞。善現宴寂。蓋有為而為如北辰據位百川潮宗。虎視龍驟風回雲合。知有者默識其趣向。不做道理便可直領深入其闔奧。即體裁步驟自然[恣-心+口]合。當其初立似若適會。及已成形聲則不可掩。卓卓驚世漸漸日新。至於德嶠縱白木棒。濟北振奮雷鳴。俱抵只立一指頭。秘魔擎箇鐵杈子。象骨輓三毬。禾山四打鼓。國師水椀。滄阜牧牛。俱逗逸群絕類作略。而西園燒浴。金牛召飯。天皇餅。趙州茶。極於細微。洞徹淵奧。不負時機超宗出格。真麒麟頭角師子爪牙。異世仰之不可跂及。逮發一句施一機。尤不可意象名模也。有志之士未發足已蘊此作。驀地超方遇緣豈局促籠檻為循循頻頻之黨哉。所以於不已中聊發所蘊。追配古人高風。自不凡爾。然遇賞音即不徒然。當使垂之竹帛亦無忝也。故予心腹而為表出之。

示悟侍者

雲門示眾云。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時有僧問。學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時如何。雲門以手面前劃一劃云佛殿為什麼從箇裏去。舊時在眾參。見說無事禪底相傳云。山是山水是水。平實更無如許事。撥去玄妙理性免得鑿空聒撓心腸。所以雲門慈悲開一線路指示。者僧便領覽得出來問。雲門使用後面高禪茶糊鶻突伊。遂以手劃云佛殿為什麼從者裏去。此迺移換它也。所以大凡只說實話是正禪。纔指東劃西是換你眼睛。但莫信它。但向道我識得你。苦哉苦哉。頓却山僧在無事界裏得二年餘。然胸中終不分曉。後來驀地在白雲桶底子脫。方猛覷見這情解死殺一切人。生縛人家男女。向無事界裏胸中一似黑漆。只管長無明業識。貪名取利作地獄業。自謂我已無事了也。細原雲門意。豈只如此哉。將知醍醐上味遇此翻成毒藥。若是真實到雲門田地。安肯如此死殺。則其提振處併將佛祖大用大機顯示。則以手劃云佛殿為甚從者裏去。千聖應須倒退。便是具大解脫知見底也須飲氣吞聲。山僧抑不得已。聊且露些只知音知耳。大凡參學須實究到絕是非離得失。去情塵脫知見。然後可以入此流矣。參。

云憑希蒙

厭三界火宅。蘊爽邁風度。潔清緣業從方外游。乃給孤淨名裴公老龐趣向。豈非英傑偉特驚群敵聖者哉。然此段由威音七佛已前。下及窮未來際。萬有十虛把斷包攝悉無透漏。要一舉便明拈著便了。早是鈍置也。所以丹霞生知龐老通方。目機銖兩。勘辨諸禪。高步叢林。平沉數萬珠金。脫却幞頭。一味向無間道中行。寧可鸞笮籬赤日裏臥街曾無歉作。及至逢人逆拈倒用。莫非踢上頭關振作略。如今既操此志根性氣度幸自不凡。唯務退損精修長久不變不轉。乃克全體受用。只如割佛殿前草。騎聖僧頂。燒木佛。一口吸盡西江水。不昧本來人。皆圓機活脫。出沒隱顯唯上流作家識其起倒。自餘立亡坐往俱為餘韻。真所謂三界外人豈火宅所能羅籠也。但使銀山長壁立

。不須入草更求人。

示華嚴居士

平常心是道。纔趣向即乖。到箇裏正要脚踏實地。坦蕩蕩圓陀陀。孤迥危峭。不立毫髮知見。倒底放下。澄澄絕照壁立萬仞。喚甚作心作佛作玄作妙。一往直前不起見不生心。如猛火聚不可近傍。似倚天長劍孰敢撻鋒。養得純和冲淡透徹無心境界。便可截生死流。居無為舍。端如癡兀拍盲罔分皂白。猶較些子。所謂絕學閑閑真道人也。了了回光深深契寂。迺絕滲漏。自然與向上人不謀而同不言而喻。若作聰明立知見懷彼我分勝負。則轉沒交涉。此唯尚猛利快割斷。懸崖撒手棄捨得性命便當下休歇。只大休處是究竟合殺處爾。

示無住道人

維摩經依無住本立一切法。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古德云。一切無心無住著。世出世法莫不皆爾。使有住則膠固。豈復能變通耶。日月住則無晝夜。四時住則失歲功。唯其無住乃所以流於無窮。是故住於無所住。所以轉凡成聖。即無作無為無住妙用。於萬有中得大解脫。既達此理見此道。唯力行不倦乃真道人也。

示元長禪人

佛語心為宗。達磨傳此者矣。而馬師為蛇畫足慈悲落草乃云。諸人欲識佛語心麼。已是漏逗了也。更言只如今語便是佛語。此語出於自心便是佛心。若舉揚正宗作如是話會。如何出得作家八十四人邪。是故從上來行正令底。視之如將惡水澆潑人。成甚模[打-丁+羨]。應知這老子太煞屈曲事不獲已。然今學者尚看他底不破。只管落語言執解會認光影做窠窟。好不性傑也。可中有箇生鐵鑄就手裏握得頑石粉碎。眼目定動擬議不來一綽便透。更說甚佛語心。如之若彼直饒千佛萬祖躬親動地放光如雲如雨行棒行喝雷奔電激。不消箇熱不采。等閑凡不收聖不管。更喚甚作生死菩提涅槃煩惱。不如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此乃稍稍類他家種草也。所以地藏道。你南方佛法浩浩地。爭如我種田博飯喫。十成是以此為事。徹到無事如斬一縷絲一斬一切斬。把斷世界不漏絲毫。諸見不生了無滲漏。以長歲月不動不退靠之自然成辦。香林四十年方打成一片。滄山三十載牧一頭水牯。既有此志深宜長久。乃能堪報不報之恩。是真出家大解脫衲子也。

示丹霞佛智裕禪師

祖師宗風步驟闊遠。迥出教乘丹提正印。靈山拈瞬而飲光笑領。龍猛示圓相而提婆中的。少林覓心而二祖超證。盧老說偈而大滿付衣鉢。人皆以為密傳。鞠其端倪乃是納敗。豈造妙深極之旨止如是而已。要須如天之高地之厚海之淵虛空之廣尚未髣髴。信過量大解脫人回天轉地吸海枯竭喝散虛空。奮大機顯大用。於無邊香水浮幢剎外斬魔外見網。摧佛祖化權。揭示不可示。拈提不可提之奧。尚未為的。則雪峯鼇山得

道。雲巖始終不知有。乃戲論爾。應須生鐵鑄就心肝。殺人不眨眼手段。乃可略露風規。貴慧命流於無窮。差可人意耳。

建炎三年閏月十一日前雲居園悟禪師克勤書。

與耿龍學書批

妙喜示來。教見矻矻於此。意況甚濃。真不忘悲願也。而以宗正眼照破義路。情解透見肝膽。何明眼如此。正宗久寂寥。後昆習窠臼守箕裘轉相鈍致。舉世莫覺其非。大家隨語生解。祖道或幾乎息矣。不有超卓穎悟之士。何以規正哉。此皆正念乃真外護也。時節擾擾。山居領眾亦未可保全。尚未有可乘之便為轉身之許。爾杲佛日一夏遣參徒踏逐山後古雲門高頂。欲誅茆隱遁。其志甚可尚。今令謙去。山叟為書數語及疏頭。亦與輟長財成之。可取一觀也。渠欲奉鋤正在高裁也。 克勤 啟上。

示楊無咎居士

佛祖出興于世。以大悲願力起無緣慈。唯務引接利智上根具大器量。堪委任大解脫上上勝妙玄機。作人所不能為。超群絕眾。可以彈指證無生。可以立地越果海。眼觀東西意在南北。如快鷹俊鷁憂憂騰雲迷風曜日。捎玉兔拂金雞。英靈掀豁乃拈當頭末上一著子。似電閃星飛不容擬議。待伊全體脫去籠羅。直下不費一毫指點。遂乃披襟透頂透底領略。即兩手分付。是故體裁步驟如獰龍之得水。似猛虎之靠山。雲突突風颭颭。傾人肝膽耀人心目。方可謂之本家種草。所以維摩大士大集會。魔王現首楞嚴定。魔界行不污菩薩之儔。與夫文殊普賢金色頭陀之類皆離倫拔萃。而一旦舉花密傳豈常事哉。以至達磨西來神光警地。自爾多沒量大人特達精通。只向動用瞬揚語默舒卷縱擒與奪顯發底裏長時已思不露。等閑兀兀地。若百不知百不會底人。及乎挨拶著。便見驚群動眾。雖然鞠其至趣初無如許多事。唯直下明妙一切無心而已。苟能棄去學解執著。放教閑閑地。聖諦亦不為。自然契合從上來綱宗。便可入此選佛場中。轉度未度轉化未化。得不是再來人間世不依倚一物無為絕學真正出格大道人耶。

詔使觀察楊公無咎。高識遠見博學多能。而於祖道尤深造詣。智鑒機警未舉先知未言先透。在

都下日獲參陪。茲沿

帝命使宣撫司再會錦官持辱道照。臨還索葛藤。因出此納敗云。

示成都雷公悅居士

如今照了本心圓融無際。色聲諸塵那可作對。迥迥獨脫虛靜明妙。要須徹底提持勿令浮淺。直下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淨裸裸圓垛垛。無漏無為。千聖依之作根本。萬有由之建立。應須斗頓回光自照。令絕形段。分明圓證萬變千化無改無移。謂之金剛王。謂之透法身。餉間行住坐臥無不透徹。物物頭頭靡有間隔。喚作乾白露淨單明自心。不可只麼守之。守住便落窠窟。却須猛割猛斷十分棄捨。轉捨轉明轉遠轉近。抵

死打疊令斷却命去。始是絕氣息人。方解向上行履。若論向上行履。唯己自知。知亦不立。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德山臨濟不敢正眼覷著。豈不是奇特底事。一棒上一喝下。一句一言若細若麤若色若香一時穿透。方稱無心境界。養得如嬰兒相似。純和冲淡。雖在塵勞中塵勞不染。雖居淨妙處淨妙收它不住。隨性任緣飢飡渴飲。善尚不起念。惡豈可復為。所以道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

又示

道貴無心。禪絕名理。唯忘懷泯絕乃可趣向。回光內燭脫體通透。更不容擬議。直下桶底子脫。入此大圓寂照勝妙解脫門。一了一切了。只守閑閑地。初不分彼我勝劣。才有毫芒見刺即痛割之。放教八達七通自由自在。長養綿密。千聖亦覷不見。自己尚似冤家。只求得遠離不隈傍。儵然澄靜。虛而靈寂而照。猛勇斷割徹底無纖毫撓胸次。王老師謂之作活計。趙州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悠久踐履使純熟。乃令從上來無心體道密密作用。自見工夫到下梢結角頭。自然如懸崖撒手。豈不快哉。

示張持滿朝奉

克勤自出峽止訥堂。唯念茲在茲。相從者多不告倦。所為利他乃自利也。要須根本明徹。理地精至。純一無雜。纔有是非粉然失心。若踏正脉。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底行。高高峯頂立。始得不驚群動眾。謂之平常心。本源天真自性也。雖居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此豈麤浮識想利智聰慧所能測哉。示諭綿密無間寂照同時。歲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誠無出此。應當當處全真。則彼我遐邇觸處皆渠。剝剝塵塵皆在自己大圓鏡中。愈綿愈密則與能轉換也。故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為轉物。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所以德山棒臨際喝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融通自在。到大用現前處方能出沒。欲人全身擔荷。外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德山亦云。汝但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而靈寂而照。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此既已明。當須履踐。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異念纔起擬心纔生。即猛自割斷令不相續。則智照洞然步步踏實也。豈有高低憎愛違順揀擇於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消。悠久間自無力能擾人也。古人以牧牛為喻。誠哉所謂要久長人爾。直截省要最是先忘我見。使虛靜恬和。任運騰騰。騰騰任運。於一切法皆無取捨。向根根塵塵應時脫然自處。孤運獨照照體獨立。物我一如直下徹底無照可立。如斬一縷絲一斬一切斬。便自會作活計去也。佛見法見尚不令起。則塵勞業識自當冰消瓦解。養得成實如癡似兀而峭措。祖佛位中收攝不得。那肯入驢胎馬腹裏也。

趙州道。我見千百億箇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箇無心底難得。又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湧泉四十年尚自走作。南泉

十八上解作活計。信知從上古人無不皆如此密密履踐。安可計得失長短取捨是非知解也。同學之中唯龍門智海昔常熟與究明。但逢緣遇境莫不管帶。何止此生而已。窮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也未是他泊頭處。但一味退步。切莫作限量也。

示吳教授

佛祖以禪道設教。唯務明心達本。況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以迷妄背此本心。流轉諸趣枉受輪回。而其根本初無增減。諸佛以為一大事因緣而出。蓋為此也。祖師以單傳密印而來。亦以此也。若是宿昔蘊大根利智。便能於脚跟直下承當。不從他得了然自悟。廓徹靈明廣大虛寂。從無始來亦未曾間斷。清淨無為妙圓真心。不為諸塵作對。不與萬法為侶。長如十日並照。離見超情截却生死浮幻。如金剛王堅固不動乃謂之即心即佛。更不外求唯了自性。應時與佛祖契合。到無疑之地。把得住作得主。可不是徑截大解脫耶。

探究此事要透死生。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忘信重。如救頭然始有少分相應。多見參問之士世智聰明。只圖資談柄廣聲譽以為高上趣向。務以勝人但增益我見。如以油投火其炎益熾。直到臍月三十日茫然繆亂。殊不得纖毫力。良由最初已無正因。所以末後勞而無功。是故古德勸人參涅槃堂裏禪。誠有旨也。生死之際處之良不易。唯大達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往截斷則無難。然此段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子境界中轉得行打得徹。不存解不立見。凜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清虛瑩徹。無一法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覓生了不可得豈有死也。是故古德坐脫立亡行化倒蛻。能得勇健皆是平昔淘汰得淨潔。香林四十年得成一片。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石霜勸人休去歇去。如古廟裏香爐去。永嘉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盖業業競競念茲在茲。方得無礙自在。既捨生之後得意生身。隨自意趣。後報悉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生死耶。報緣未謝。於人間世上有如許參涉交牙。應須處之使綽綽然有餘裕始得。人生各隨緣分。不必厭喧求靜。但令中虛外順。雖在鬧市沸湯中亦恬然安穩。才有纖毫見刺則打不過也。

示禪人

末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權實照用卷舒與奪。不消箇勘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須是吾家種草始得。

示韓朝議

乃佛乃祖直指此大法。於人人跟脚下洞照。如千日並出。但趣外奔逸久不能自信有如是威德光明。唯務作聰明立知見。向業惑中以謂出乎等〔雪-雨〕/粉/大〕銜耀自得。向人間世所習古今博究廣觀。謂窮極底蘊。殊不知螢火之光豈比太陽。所以古之奇傑之士穎脫之性。就近而論。如裴相國楊大年之儔。投誠放下。就宗師決擇。剗去浮

塵知見。大徹大悟。始能超軼。與老禪碩德抗行。履踐到臨合殺結角頭。自解撒手克證大解脫。豈小事哉。今既明敏不減前輩。平時學業才力邁往於世路久之。雖知宗門有此段緣。謂不出我所宗尚。殊不著意。以夙昔大緣相值歐峯。經年會聚一聞舉揚即起深信。迴光返照[厂@@((既-无)-日+口))*頁]人間世如夢如幻隨大化變滅乃虛妄爾。唯此千劫不壞不移易。一切聖賢根本。乃造物之淵源。印定自己。若一發明七通八達何往不自得哉。是知宿世亦曾薰炙。遇緣而彰見於行事。豈非自信耶。然能自檢點。二六時中學佛法已是雜用心。則去却佛法乃真淨界中行李矣。但請依此一切不雜。即純一洞然。無愛憎離取捨。不分彼我。不作得失。一切法坦然皆我家不思議處淨妙圓明受用之物爾。須令此心長時現前。不墮沉昏不生聰慧。入平等安閑寂靜境界。那有惡作業緣識情干撓得此本妙光明也。只恐臨境界面前都虛忘失。依前紛亂則不堪也。古人修行亦只以自所證入。時中照了截斷塵勞。教活卓卓地悠久三二十年純熟。超出生死不為難。著力在行處。不只空高談說之而已。古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蓋定慧之力回轉業緣。正要惺惺地勇猛果決。千百生中當受用。其餘古人機緣語句不必盡要會之。但一著分明則著著如此。千變萬化豈移變得渠力用哉。內心既虛外緣亦寂。著衣喫飯本自天真不勞凋琢。若或立勝見負我能。即禍事也。切須照管。勿作此態。由是可入無我真真實實平等如如不動不變淨妙清涼穩密田地矣。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示曾待制

禪非意想。道絕功勳。若以意想參禪。如鑽冰求火掘地覓天。只益勞神。若以功勳學道。如土上加泥眼裏撒沙。轉見困頓。儻歇却意識息却妄想。則禪河浪止定水波澄。去却功用休却營為。則大道坦然七通八達。是故僧問石頭如何是禪。頭云碌磚。僧云如何是道。云木頭。此豈意想功勳所能辯哉。除非直下頓領截流便透。則禪道歷然。才擬作解則千里萬里。要是向來世智辯聰頓然放却消遣令盡。自然於此至實之地自證自悟而不留證悟之迹。儻然玄虛通達乃善。

馬大師嘗舉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乃云。諸人要識佛語心麼。只你如今語便是心。心便是佛。故云佛語心乃是宗也。此宗無門乃是法門。古人大煞老婆拖泥涉水。若一舉便透猶較些子。或窮研義理卒模[打-丁+索]不著。

示宗覺大師

佛語心為宗。宗通說亦通。既謂之宗門。豈可支離。去本逐末隨言語機境作窠窟。要須徑截超證。透出心性玄妙勝淨境界。直徹綿密穩審向上大解脫大休大歇之場。等閑雖似空豁豁地。而力用圓證不拘限量。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所以迦文老人久嘿斯要。三百餘會略不明破。但隨機救拔。候時節到來。乃於靈山露面皮拈出。獨有金色頭陀上他鈎鈎。謂之教外別行。若諳此旨則威音已前漏逗了也。點檢將來。雖隨類化

身千般伎倆萬種機緣。無不皆是箇一著子。此豈單見淺聞存知解墮機括者所測量。是故從上來。行棒行喝。毬擊叉喫茶打鼓插鋤牧牛。彰境智據坐掩門喚回叱咄與掌下踏。莫不皆于此。唯本色衲子自既了悟透徹。又復遇大宗師惡手段淘汰煅煉到師子咬人不隨藥忌。直截軒豁處。方可一舉便知落處。如獅子入窟出窟踞地返擲。何人可測量哉。此門不論挹泥涉水草裏輓打葛藤眼麻眯。三搭不回者唯是八面受敵。未舉先知未言先契自然水乳相合得坐披衣。養得純熟待霜露果熟出頭來。便與麼用。始合祖先本因地發行一周佛事。所以道。要窮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

佛果園悟真覺禪師心要卷下終(畢)